

# 薄伽梵歌

BHAGAVAD GITA



新加坡證道學學會

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# Bhagavad Gita

## 薄伽梵歌

Translation by Shri Purohit Swami

英文版本：普罗希

李佳龙译

2025 年中文首版

新加坡证道学学会

<https://chinesetheosophy.net>



भगवद्गीता | Bhagavad Gita | 薄伽梵歌

## 目 录

第一章：阿朱纳的消沉意志	1
第二章：明辨的哲学	4
第三章：行动瑜伽——行动之道	9
第四章：禅那瑜伽——智慧之道	13
第五章：行为之舍弃	16
第六章：自我控制	19
第七章：知识与体验	23
第八章：永恒之生命	27
第九章：诸科学之科学，诸奥秘之奥秘	30
第十章：神圣的显现	33
第十一章：宇宙神观	34
第十二章：奉爱瑜伽——爱的道路	41
第十三章：灵与物质	43
第十四章：三性之道	46
第十五章：至尊之主	49
第十六章：神性与魔性的文明	51
第十七章：三重信仰之道	53
第十八章：出离的真义	56

## 第一章：阿朱纳的消沉意志



持国王静坐宫中，问道：“哦，山佳亚啊！在那神圣的战场——俱卢之野上，当我的子民与般度诸子集结对峙之时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”

山佳亚答道：“当王子杜尔约达那遥望般度军列，见其军容赫赫、旌旗如云，便趋步至导师德罗纳座前，恭敬言曰：

‘尊敬的父王！请看——那般度族的大军，气势恢宏，战阵森严，正是由你那聪慧的弟子、德罗帕达王之子亲自布列成阵。

阵中英雄辈出，皆弓术精湛、骁勇无双，其战力可与阿朱纳、毗摩比肩争锋；尤尤达那、毗罗多、德罗帕达——皆是名震四海的雄兵猛将。

更有德里什塔克图、切奇坦、那勇武非凡的婆罗奈国王，普鲁吉特、昆提婆伽与统御众将的舍比亚。优达曼纽、乌塔摩乌，苏巴陀罗，以及德罗帕蒂所生的诸子——皆是战场上的璀璨星辰。此外，请听我道来，那些站在我们阵营中的诸位统帅，哦，至高的灵性导师！我将为您一一道明，我军的领袖是谁。

你为我军之首；继而是比什玛、迦尔纳与克利帕——战功赫赫，英勇无双；还有阿湿陀摩、毗迦尔那，以及那位苏摩达多之子。更有无数将士，甘以性命报我厚望，人人披甲执兵，个个身经百战。然尽管我军由比什玛统领，军势却仿佛不及对方之盛；敌军虽由毗摩统帅，其势却更加强大。

是以我令全军，按编制严阵以待，各守其位，整齐列队；围绕比什玛的将军们，更是坚守不动，护其左右。

这时，为振奋军心，俱卢族长、英勇无畏的祖父比什玛，高举海螺，吹响号角，其声沉雄，如狮王震林。

紧随其后，号角齐鸣，鼓声如雷，海螺、战鼓、喇叭、角声，响彻天地。

随后，克里希纳上师与阿朱纳，并肩端坐在金光闪耀的战车之上，白马如雪，神驹奋蹄，他们手执圣螺，吹响天音。

主克里希纳之螺名曰‘般遮贾尼亚’，声如天鼓；阿朱纳则举起‘提婆达多’，其声穿云裂空。勇者毗摩吹响名螺‘庞陀罗’。

而昆提之子——达摩罗伽王，吹响海螺‘阿南塔毗伽耶’。那迦卢与萨哈提婆不甘其后，分别奏响‘善响’与‘宝花’之声。

婆罗奈大王，一位伟大的神弓手，与沉静刚毅的湿羯底，以及战法卓绝的德里什塔雅那、毗罗多，还有那不可战胜的勇者——萨蒂亚基，皆吹响手中螺号，鸣奏战歌。哦，尊贵的国王！德鲁帕达也在其中，德罗帕蒂的英勇气嗣纷纷响应，苏巴陀罗的儿子亦吹响战螺，他们之声汇成雷霆万钧，震破九天十地，撼动持国王之子们的心魂。”

当阿朱纳看见持国王之子们列阵于战场、准备战斗时，他举起战弓——其战旗上饰有猴王哈努曼之像——对克里希纳上师说道：“哦，永无过失者！万物之主啊！请将我的战车驾至两军之间，让我亲眼注视——谁将与我并肩战斗？谁又将执矛向我？让我看看这些为迎合那堕落的持国王之子们，而集结在战场上的勇士们！”

山佳亚言道：“主克里希纳听闻阿朱纳之请，便驾着他那闪亮的战车，驶入两军之间。战车停驻之处，正是比什玛与德罗纳领军诸王列阵之所。他开口言道：‘阿朱纳啊！请你凝望这些集结于此的俱卢族成员吧。’

阿朱纳目光所及，皆是他生命中的熟悉面庞——父亲、祖父、叔伯与兄弟，儿子、孙辈、恩师与挚友；岳父、施恩之人，尽在阵列两侧。

他凝视着这群骨肉至亲，心中怜悯如潮水涌来，低声悲吟：‘哦，我的主！当我望见这些至亲热血沸腾、渴求战斗之际，我心神崩塌，四肢无力，喉干似火，全身战栗，汗毛倒竖。’

甘地瓦弓从我指间滑落，灼灼热浪袭遍全身；我难以自持，心乱如麻，不能安息。

种种征兆，尽显凶象；在这血与火的战场上屠戮至亲，又能换来怎样的福祉？

啊，主啊！我不再渴望胜利的桂冠，不再追求王国的权位，不再沉溺尘世的享乐。王国、幸福、乃至生命，于我何益？若那些我深爱、我为之奋斗的亲人，如今正站于我前方，准备舍弃一切，甚至他们的生命！

我的师长，我的父亲与祖父，我的儿子与孙辈，叔伯、岳父与姻亲，这些血脉相连的至亲，皆列于我敌阵之中。

即使为换得三界之主位，我亦不愿举刃加害于他们；更何况仅是这尘世片土，微不足道？纵使因此而死，我亦甘心无悔。

哦，我的主啊！杀戮持国王的儿子们，怎会带来真正的幸福？这些人虽已走投无路，若我们下手将他们屠灭，岂不沾染重罪？

我们应当行更高贵的道途，而非沦为手足相残的屠夫；主啊，我们沾染亲人的鲜血之时，哪怕王座在前，又怎能得享一丝幸福？

纵然他们，早被贪欲蒙心，看不清与亲族相残、与朋友为敌是何等深重的罪孽，但我们——眼已洞明，知是非、辨正道之人，又怎可随波逐流，沉沦于如此滔天罪业之中？

家族一旦覆灭，便如断裂的圣河，古老的传承也随之断流；正法不再，邪念乘虚而入，蔓延于我们的家园之中。

当正道不彰，妇女失其节操，迷失于混乱与诱惑；贞洁一旦散尽，血脉的清纯便被玷污，后代不再承载光明，而陷于迷途。

这般淫乱之行，不仅败坏了家族的根基，更将玷污之人一并拖入黑暗；而我们的祖先——那沉静于天界的灵魂，亦因失去供奉的祭饼与清净的水礼，而黯然无光，沉寂哀伤。

当血脉遭污，宗族倾覆，古老的阶级秩序与家族的纯净之道也随风消散。

智者早已告诫，哦，我的主啊——一旦失去传统之根，那一脉光辉便永远沉没于世。

唉，令人难以置信，我们竟愿意以屠戮同胞为代价，只为享受那短暂的王权与欲乐，甘犯此深重罪业！

但若反其道而行，让持国王之儿子们持械而来，杀我——一个放下武器、毫不还手之人——那或许，更合我心之归宿，更有益于我灵魂的清净。”

山佳亚叙述道：“言罢，战阵之间，阿朱纳仿佛被悲苦击中，一身倦怠，沉坐于战车之上，弓与箭悄然滑落，一颗英雄之心，被忧伤彻底撕裂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一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阿朱纳的消沉意志》。

## 第二章：明辨的哲学



山佳亚继续说道——当主克里希纳见阿朱纳悲悯如潮，泪眼迷蒙，心灵沉溺于深重的愁苦中，便慈悲地劝慰他道：

主言曰：“我亲爱的朋友！怎会在决战之前，你却向软弱低头？这不是雅利安人之道，它只会招来耻辱，断你通往天界之门。阿朱纳啊，怎可放任这种懦弱缠身？你是敌人眼中的雷霆，怎能如此萎靡？振作起来，扫清这羞耻的柔弱，挺起胸膛，准备迎战吧！”

阿朱纳低声辩道：“我的主啊！当战鼓擂响、利箭在弦，我怎能向比什玛与德罗纳——我应当顶礼膜拜的师长——发箭致命？我宁愿以乞者之食度日，也不愿以血染恩师的衣袍，这些灵魂高贵、德行无瑕的导师，怎能成为我手中剑下的亡魂？若杀他们来换取尘世欢愉，那欢乐也必将带着血色的苦涩。如今，我甚至不知是胜是败更为可取——若我在战场上赢得胜利，斩下持国王诸子的头颅，那我所余的，仅是无心苟活。

我心被怜悯压得喘不过气，我不知道，我该履行怎样的责任。主啊，请告诉我，哪条路，才是通往我灵魂安宁的正道？我愿成为你的学生，恳请你教导我——即便让我成为这可见世界的君王，或是无形世界的主宰，也不能驱散这压在我心上的沉痛，那痛苦，已使我感官麻木，神志涣散。”

山佳亚继续说道：“阿朱纳——那位百战百胜、降伏群敌的勇者——却低语告诉万心之主：他不愿再战，说罢便沉默不语，噤声如石，哦，大王！此时，克里希纳上师，于两军之间含笑望向那沉陷于苦闷与迷茫中的弟子，神情慈祥，语气坚定，开口说道：

主言曰：“你为何为不应悲恸之人而流泪？却又自称为智者？真正的智者，不为生者悲，不为死者忧。我、你，或是这些王子们从未真正的死亡也从未消失过；未来的岁月中，我们仍将存在，生生不息。

正如灵魂居此肉身，轮转于婴儿、青年与老年之形，终将按自然之律，迈入另一具躯体；对此，智者心明如镜，从无疑问。至于冷热之感、苦乐之交皆为外缘之事，来去如风，无一永恒。哦，王子啊！以无畏之心迎接它们，坚定不动！唯有那心如止水的勇者，于欢喜与痛苦之中平等看待一切、无所执著，方能步入永恒之境，得证不朽。

那从未存在的，不会忽然生起；那真实存在的，亦永远不灭。对于智者而言，这些真理不言自明。

那穿透万物、无所不在的灵性，永恒不灭。世间万象，纵能倾覆山河，却无力伤害这不可摧毁的真我之灵。

所有肉身，不过是这永恒、不可毁灭、不可测量之灵暂居的器皿，而肉身终有尽时，灵魂却如太虚不灭，恒常不息。故此，哦，英勇之人啊！拿起武器，奋起一战！若有人妄言：‘灵魂杀人。’或有人哀叹：‘灵魂被杀。’那他们皆陷于无明与愚痴。因为——灵魂，既不杀生，亦不受死。它超越生死，寂然不动。

它未曾诞生，亦永不终结；它既然存在，便永不消逝。这未生之灵，无始无终，超越时空，它虽最为古老，却永远不衰。即便肉身化尘，灵魂依然常在，不随身死而终。

那真正明了此灵魂之本质者——它不可毁、不可死、不曾生、从未变——如此智者，又怎会起杀心？又怎会让他人沦为牺牲？

正如人褪去破旧的衣裳，换上洁新的衣物，灵魂也舍弃衰败的肉身，穿上新的形躯，继续前行。

它无法被利刃所伤，火焰不能将它焚尽，水无法将它浸没，烈风也不能使它干涸。

它无形无质，不可穿透；不能被烧毁，不能被淹没，不能被风干。它是永恒的本在，无所不在，恒久不变，寂然不动，它早于一切万物而存在，古老而不朽。

它被称作——不可见者，不可思议者，永恒不变的存在。既然你已知晓灵魂如是，又怎会有理由，因这幻灭而悲恸？

纵使你以为——它一再出生、一再死亡，哪怕如此，哦，勇者啊，你也依然无须为之哀伤。

因为——凡生者，终将归于死；而凡死者，终将再度归来。这是命运的轮回，是不可抗拒之律。因此，对那注定会发生的，不必痛苦，不需执著。

万物的开始与终结，皆隐于无形之中；人所能见，不过是存在的片段，如浪尖之一瞬。既然看不见起点，也望不见终局，你又为何为这过渡的幻影而悲伤？

有人听闻灵魂，惊叹莫名；有人凝思其义，称其奇妙无比；也有人虽耳闻，却茫然不解。是以，虽众人皆可听闻，却寥寥有人真正领悟其本然。

故而，别为这两军之战而忧心，因为人之内在的灵魂，永远不灭，恒常不朽。

你该从职责之光中看清此事。对战士而言，再没有比一场符合正法的战斗更神圣、更荣耀的召唤。因此，阿朱纳啊，在这关头动摇，非你所应为！有福者，是那些在正义中觅得战场的勇士，而如今这契机，正为你敞开天堂之门，等待你的英勇跨入。

若你退却，不愿为正道而战，你将被视为背义之人，失却名声，堕入罪过——不为光明立功，反为软弱所困。

人们将永远传颂你的羞耻之名；而对真正高贵的灵魂而言，耻辱，远比死亡更令人难以承受。

那些昔日与你并肩的将军与战士，将以为你是畏惧而退，临战逃脱，你那曾受尊敬的名声，也将在他们眼中坠入卑微。

更有甚者——你的敌人将借此嘲笑你、造谣你，在背后讥讽你的胆怯，褻渎你的勇气。试问：还有什么，比这更深重的羞辱？

若你战死沙场，天堂将为你敞开；若你胜利凯旋，人间王国将归于你。所以，哦，昆提之子，挺身而出，拿起武器，为正道而战！

以等观之心看待欢喜与痛楚，看待胜利与失败——无论命运赐你哪般果实，皆无所执。全副整装，迎向战场；你若以正念而战，将不染一丝罪业。

我已向你揭示了知识之道。而今，请你静心聆听，我将传授你行动之道，哦，阿朱纳，藉由它，你将斩断业力的锁链，解脱于一切行动的束缚。

在这条道路上，每一分努力都永远不会白费，也不会被扼杀。哪怕只踏出微小一步，也足以护你免于大祸。

透过这正道，迷乱的心智得以安定，专注于唯一真实之境的观照；而那些意志飘忽、信念不定之人，其心则分散，迷于万千岔路，随境而走，难得归一。

唯无知者执着语言之表，说些华丽的比喻与空泛的辞藻，他们膜拜文字的表面，自言自语：‘经典之语，深义止于此，别无他解。’

他们只听从欲望的驱使，便依欲构建起自设的天堂，设计出繁复艰难的仪式与法门，只为追求私人的享乐与力量。然而，所获的唯一果报，不过是轮回的延续，再生的枷锁。

当他们的心神沉溺于权势与欲乐之念，那本应明辨真实的智慧之光，便无法凝聚于正道的焦点，如乱光穿云，不能成形。

吠陀经文道出生命的三重属性——那是存在的本色。超越这一切吧，阿朱纳，超越感受的二元、喜怒的对抗；在真理中如山般稳固，摆脱世间烦忧，让你的意识安住在那不动的真我之光中。

如人可从满池四方汲水，智者亦能自诸经之海汲取真理之泉，不拘一法，皆为通途，皆可成道。

你有权去行事，却无权掌控其果，莫让结果成为你起心动念的根源，也莫沉醉于空寂的无为之境。

将你的每一个行为都奉献于神圣，以一心不乱，摆脱执著的锁链，看待成败如观风云过眼，皆平常。真正的灵性，是心如止水的从容与安然。

纯净的智慧专注于神圣，远胜那仅凭肉身劳作的努力。故当依循那超然的智能，唯有浅薄之心，才为回报奔波。

一旦心灵通达纯理，世间善恶之果，皆可轻放。执守正行，行于道中而无悔。灵魂的修养，乃是真正生活的艺术。

智者由纯粹的理智引领，舍弃一切果报的执著，脱离生死轮回的锁链，归于那无上的安乐与光明。

当你的理性越过幻象编织的迷网，彼时你将超然于诸般言说之道，不再执著于曾听闻的哲思，也不再被未来之教理所困。

当智慧在无数神经典的纷扰中不再迷惘，而安然沉浸于对无尽之境的静默观照中，那一刻便是灵魂真正的觉醒。”

阿朱纳启问：“至高的主啊！那位达至纯智之境、入于极乐安宁的圣者，他有着怎样平稳如山的心灵？他的言语如何如泉？他的生活如何如道？他的行动，又如何如风般自由而不执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缓声答曰：“当人已弃尽心中欲望，并于真我之光中圆满安住，那便是灵魂升抵的至高之境。

那位圣者，于苦中不乱其心，于乐中不起贪求之念；无执著之缠，无愤怒之火，亦无恐惧之影——知晓吧，他已立于灵性高峰，如莲花出水，不染尘埃。

他，行走世间，却不为情感之绳所缚，无所依恋于人，也不执著于境，于善不欣然，于恶不惊惧，如大海纳百川而不动——这人与无限的本源合而为一。

那位圣者，能将感官从万象中收回，如龟入壳，安住于内在的寂静——便是已臻至圆满之境的真我显现。

感官的诱惑自会远离那节制之心，而真理的光芒一旦照见，连那曾经甘美的欲望也会悄然失色。

阿朱纳啊！那欲驯服自心之人，纵有意志如钢，仍难免被纷扰的感官所牵引、所动摇。

因此，当收摄六根，令其归于内静，专注于我，以不动之念冥想于神圣，唯有这样征服了感官风暴之人，才能步入圆满，抵达灵魂的澄明之境。

当人沉心于感官之境，便种下执著之种，吸引化为欲望，欲望转为燃烧的愤怒。

愤怒引来迷雾，使人失却明辨之光，而迷失的记忆碎裂了理性之镜，理性一旦崩塌，毁灭便随之而来，如狂风摧林，难以自持。

但若一灵魂自持有道，行于万象之中，既不贪恋、亦不排拒，心如止水，念无挂碍——他便得证永恒之安宁，那是灵性的宁静之海，不为风动。

一旦心灵沐浴于安宁之光，苦难便悄然退去，因为心静如水时，明辨之力便油然而生。

若无专注，明辨无从生起；若无专注，禅定如空中楼阁；无法入定者，怎可希冀心灵之平静？而没有平静，幸福又从何而来？

如同大海中的船遭遇风暴翻腾，当感官放逸、心念游荡，理智便如断帆，被浪潮带走，失去了方向，也失去了归途。

因此啊，勇武的阿朱纳，能将感官从诱惑中抽离之人，他的理智便如琢玉之石，光洁澄明。

当世人沉于梦中之夜，圣者已然觉醒，他视世人所追逐之物为尘土，超然于欲望的奔波之上。

真正获得平静者，如大海接纳万川，纵有千流汇聚，仍波澜不惊、不盈不亏，始终自若；而非那被欲望卷走、沉溺不返之人。

那人已然平静，因他已放下欲求，行走人间而无所图，无所拥有，也不以‘我’执之物为荣，脱去骄傲之壳，赤诚如真我。

哦，阿朱纳！这便是神我之境，至高灵性的栖居处；一旦灵魂抵达此岸，便无风可动其根。即便肉身消散之时，他仍安坐于灵性的王座，与永恒之本源合一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二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明辨的哲学》。

### 第三章：行动瑜伽——行动之道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至高的主啊！倘若智慧凌驾于行动之上，为何您却劝我投入这场血火交织的战斗？您的话语如云雾缭绕，令我心神迷惑，理智难清。请怜悯我，明示唯一正道，使我无惧疑惑，得以安住于灵魂的安宁之岸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温言回应：“世间确有两殊途同归之路，正如我曾言，噢，无瑕之人，一是沉静观照者的智慧之道，一是肩负使命者的行动之道。

无人能因逃避行动而走向自由，拒绝一切作为，亦无法登上圆满的高峰。

即使只是刹那，人也难以真正止息于无为，因造化三性必将催促他去行动，不容躲避。

若有一人外表静如止水，却内心暗涌着对感官世界的渴望，那迷失的灵魂，不过是伪装下的假圣人。

然而，阿朱纳啊！当颂扬那以心御感之人，他已踏上业瑜伽之路，——正当行动的圣途——在不执之中行事，于无欲之中迈步。

履行你应尽之责吧，因为责任而行动，远胜于空无的等待；连这肉身的延续，亦无法在停滞中维系。

世人皆为所作所为所缠缚，唯有当行动被奉为圣祭，方能免于羁绊。所以啊，阿朱纳，让你的一切行为——皆如供奉般献出，不为己求，不染执着。

太初之时，神以自身为祭，化育众生，祂向他们宣示：‘唯有通过奉献，你们方能繁衍万物，而这圣洁的给予，也将成就你们所有的心愿。’

以祭献礼敬自然诸力，使风雨雷电、山川河海皆予你回馈；如此彼此扶持、互为滋养，你们将步入福祉的巅峰，灵性的昌盛。

因大自然由祭献而欢愉，她将倾注万般美好供人享受。但若有人只取不还，贪而无奉——他不过是偷天之贼，掠夺圣恩的盗徒。

圣贤们以祭后余粮为食，心灵因此清净，远离一切罪咎；而那自私者只为己腹胀筵，所食不过是贪婪所酿的罪业之果。

众生皆由食物孕育，食物赖雨露滋长，而甘霖由祭献感召而至。而祭献——便是人间最庄严的行动，是与天地共振的至高之行。

一切行动，皆源自那不朽的至高之灵，在每一次真诚的祭献中，那遍在万有的灵性亲自临在，显现其光辉。

然若有人拒绝助力于祭献之轮的周转，沉湎于感官的欢愉之中，放纵于罪咎的生命，那么，阿朱纳啊，这样的人只是徒然地活着。

然而，那位默观真我之人，已在自我中找到了满足，甘愿为真我而奉献，在心灵深处，他已得安宁与圆满——对他而言，世间再无所求，亦无所欠。

无论他选择行动或静止，他都无所图，无所欠；他的安然与成就，不依赖世间任何生灵的恩赐。

所以，履行你的职责吧——全心全意，无问结果。因唯有那无欲无执地尽己本分之人，方能抵达那至高无上的灵性之境。

阎那卡王与古之智者，皆是通过行动本身达至圆满，即便只是为了唤醒沉睡的世人，你也应肩负起行动的圣责。

世人仰望伟者之行——他所行之路，便成为他人追随之径；他所立之范，终化为人间的标尺。

阿朱纳啊！于这浩瀚宇宙间，我无所须去为，亦无所需去得。然而，我依旧恒常地行动，以我之动，维系万象之律。

倘若我停步不前，噢，王子，世人便将欢然效仿，纷纷堕入懒惰与不作为的沉眠之中。

若我止步于一念不动，整个人类将陷入覆亡的深渊，世界也将滑入失序的漩涡，毁灭的阴影，便随之而至。

如同无明者因对行为的热情而奔走，智者亦应投身于行动之中，但心无所执——他之所行，唯为天下苍生之安康，阿朱纳啊，他的目光只望众生的福祉。

然而，智者不应动摇无知者的心——那些仍执著于行动之果的人，让他以专注于‘我’的精神去履行己责，以身作则、心正行稳，如星辰般照亮他人前行之路。

一切行为，皆源自自然造化的三性交织，交织成了万象流转之网。唯有无明之人，被‘我执’蒙蔽双眼，才会自言：‘是我在作为，是我在成就。’

但是，啊，伟大的灵魂，那真正洞察三性与行为之关联者，早已看透——行动非我所为，不过是自然属性的涌动、交互与回应。

然那尚未觉知者，仍执著于其所为，智者纵知真理，亦应慈悲守默，不扰动他们未觉之心，以静观代替指责，以示范引领他们向光明。

是故——将你的一切行为祭献于我吧，将心念安住于那唯一、那绝对之灵，抛却私欲，不求果报，心如止水，无惧无动——于是，你便可起身而战。

那些恒久遵循我之圣训的人，信心坚定，无有疑虑，他们也将从因果之网中解脱，得自由于行动的枷锁。

但那些讥讽我言、违弃圣道之人——无明遮蔽其眼，无智慧照其心，他们的脚步，不是走向光明，而是在无知中走向灭亡的深渊。

即便是智者，亦随其本性而行，因为天地间万物，莫不依性而动。那样一来，强迫又有何意义？

爱与恨，皆源于感官所接之境，是自然造化之性使其起伏——但你，切莫向其屈服。它们不过是障碍真途的迷雾，会使灵魂偏离觉醒的方向。

行你自己的道吧，即便这条路并不耀眼，功不甚著，亦远胜过完美地走他人的路。为履行本分而死，仍具尊严，反倒代人尽责，步步皆险，那是灵魂可能误入的深渊。”

阿朱纳问道：“我至高的主啊！请为我揭示——是什么力量，驱使人违背本心，甚至违抗自己的意志，仿佛身不由己地堕入罪恶之渊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答道：“那便是欲——那焚燃的渴望，以及由激情所生的嗔恨。欲望吞噬纯净，腐蚀心灵，它是人类灵性最大的敌人。

如火隐于烟中，镜掩于尘埃，婴儿藏于母胎之内，这整个宇宙，也被欲望所裹覆，如同幕后的影，笼罩一切光明。

它是智者长久的宿敌，悄然侵蚀真知的光辉，使智慧之镜蒙尘失光。它如烈焰般贪婪，永不满足，越喂养，越炽烈。

它潜行于人的感官之间，操纵心念，穿透理智，借它们之力，摧毁洞见，迷乱灵魂，使人偏离光明之道。

是故，阿朱纳啊，先驾驭你的感官——如御野马，令其归道；然后拔剑斩欲，那充满罪恶、吞噬智慧的贼，乃是通往真理的最大障碍。

人们皆言，感官力量强大，如奔流不可挡；但在感官之上，是变幻的心念，心念之上，是洞察的理智，而在理智之上——更深更远处，那是祂，超越一切的本源之灵。

因此啊，勇士阿朱纳！既已知晓祂高于思维之巅，就应借祂之力，熄灭我执之焰，挺身而战，斩除你最顽强的敌人——欲望，尽管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征伐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三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行动瑜伽——行动之道》

## 第四章：禅那瑜伽——智慧之道



克里希纳上师言：“这门不可摧毁的真理之学，最初由我传授予太阳之主维瓦斯瓦那，维瓦斯瓦那传与立法圣贤摩奴，摩奴又授予仁王伊克什瓦库。

这便是神圣王者们世代相传的法门——他们以它为道统，持之如命。然而，光阴流转，岁月漫长，这条古老的道路终被世人遗忘。

今日，我将这亘古之道再次启示于你，因你是我所珍视的弟子与朋友，得以承受此至高无上的秘密。”

阿朱纳问：“我主啊！维瓦斯瓦那诞生在您之前，那您又怎能将这古老真理传授于他呢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微笑而答：“我一次次降生于世，穿越时间的长河，你也是如此，阿朱纳。我知晓自己前世今生的足迹，而你却未曾忆起你灵魂的旅程。

我无始无终，超越生死。虽不朽、虽为万物之主，却仍以自身的意志与神力，现身于尘世之间。

每当灵性熄灭、物欲横流，阿朱纳啊，我就会转世降生！

为捍卫正义，摧毁邪恶，为使神圣之国在人间得以确立，我一次又一次降生于世。

一个人一旦了悟有关我的诞生与生命的神圣真理，他将不再受生死轮回所困；他脱离肉身之时，便与我——那永恒之本源——合而为一。

无数心灵已融入于我之中，他们摆脱了欲望的枷锁，驱散了恐惧的阴影，熄灭了愤怒的火焰；他们的心，时时与我同在，并在舍我之光——那照彻内在的净火中——被彻底洗涤。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向我祈祷、敬拜，我都以他们所能承载的方式回应与接纳。无论他们踏上哪一条灵性之路，终点，皆通向我——唯一的本源。

而那些渴求世间成就之人，常向诸力之神祈祷，于是他们的行为，在尘世之中迅速显现其果报。

社会的四重阶序——智者、战士、商贾与劳工——皆由我所设，顺应万物内在属性与天赋本能而生。我为这秩序之缔造者，却不涉其行，不动于变。

我之行，无所系，亦无所求；那体悟此理者，将不再被行动所缠缚。

在智慧瑜伽的明光中，我们的先祖——那些寻求解脱之道者——曾以清明之心履行其天命。你亦应步他们的足迹，在此古老而神圣的律法中，履行你应当之行。

何为行动？何又为无为？此问连智者也常陷迷惘。但如今，我将为你揭示这行动的奥义——一旦洞悉，你便能脱离一切罪恶的束缚。

我们必须深思：何谓正行？何谓误行？又何谓真正的无为？因为行动之法，深藏其秘，远非表面之善恶能轻易判明。

若有人能在行动中洞见无为之静，又在静中看见那内在的行为——他便是人群中最觉慧者。哪怕他仍在世间履行职责，他的心，早已超然；他，便是一位圣者。

智者尊他为圣贤，因他所行，无一由欲而起；他的行为，已在智慧之火中，焚尽私念，洗净尘垢。

他将一切结果之执念，悉数放下——内心常安于所是，自在无系，逍遥独立；他虽似行于世，实则无所为。

他不求所获，内在之心智与小我皆受驭而静；无贪、无欲，仅让身体履行所需之作为。他虽作为，却不染一尘。

他安于自然而至的一切，不以强求为道，心灵已凌驾于二元对立之上——喜与悲、苦与乐；无嫉无妒，于成败之间，心始终如一，平稳如水。他虽在世上行事，却不受任何果报之缠缚。

那真正解脱的人，心无系念，他的意识栖息于智慧的寂静之中；他所行之事，皆视作祭献，因此所行之迹，未在他灵魂上留下一丝痕印。

于他而言——祭献即是自我，自我即是祭献；自我献于自我之火，此即神圣的奉献，圆满的圆融。他在行动中已与神同在，因他在每一个举止中，心念未尝离神片刻。

有的圣者，将祭品献于诸神之座，而另一些，则将自身全然奉献，于那永恒不灭者的祭坛之上。

有人将肉体的五感，投入自我克制之火中焚烧；也有人，在感官之火中献上自身对外界的执取——那一切对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的贪恋，在祭火中悄然化为灰烬。

还有人，将自己的行为与生命之力，投入由智慧点燃的灵火——那自我否定的圣焰中祭献。

更有修行者，以财富为祭、以苦行为供、以静坐为礼。而那些与誓愿结为伴侣的僧侣，甚至舍弃了经典的知识，舍弃了得来的神通与能力，只为将一切奉还于真理，归于神圣的沉寂。

有人修炼生命之息的微妙律动，掌控着普拉那（吸入之气）与阿帕那（呼出之气）这灵性的双流，在呼与吸之间，祭献彼此：或以吸为供，奉于呼；或以呼为祭，归于吸。

亦有修行者，以节食净身，将尘世之欲焚于灵火之中——他们以生命为祭，向灵魂献礼。这些行者，皆知祭献之道，在其中，他们洗净罪障，净化心性。

当祭献完成，他们将品尝那‘不死之甘露’，作为对奉献的报赏——甘露流转于心，他们终于抵达永恒。而那些拒绝奉献、执著自我的人，不仅无缘此生的真正意义，更无法触及那彼岸的神圣国度。

如是，还有无数种祭献之道，皆可为灵而行，为灵而燃。你当知：这一切奉献，皆需由行动来承载，而明悟此理者，便能超越一切束缚，得真正自由。

但于一切祭献之中，智慧之祭最为殊胜——因为，阿朱纳啊，一切行动的终点，不是果实，不是荣耀，而是——证悟，是‘如实知见’。

而你将如何获得这智慧？唯有低首跪拜于真师足下，以谦卑之心请问、以诚敬之行侍奉。那已洞见真理的智者，将会将智慧之火，点燃于你心中。

一旦你认知了‘那唯一之实相’，便再不会于世间迷失、困惑。阿朱纳啊，靠着智慧的光明，你将看见芸芸众生皆如你自我之显现，他们不再是‘他者’，而是你自己——也是我。

即使你曾犯下滔天之罪，只要你乘上智慧的舟楫，也必将穿越这罪业之海，抵达灵魂的彼岸。

正如炽燃的火焰化尽柴薪，那智慧之焰，也将你一切行为的余烬，化为虚无尘灰。

天地之间，再无比智慧更具净化力的圣物。而那臻于圆满之圣者，终将于自己‘真我’的深处亲证。

凡心怀信念者，终将获得智慧；而那能克制五感、调御身心者，一旦得智慧加持，不久也必将步入那至高的宁静之境。

但那无知之人、缺乏信仰之人、终日质疑一切之怀疑者，终将沉沦——他们在此世无乐，在彼岸亦无福，唯有困苦与迷茫随形。

而那已舍弃行为执著、安于观照之道者，以智慧之剑劈开心中疑云，坐于自性之座、安住于真我之境的人——他虽行于世，却永不为业所缚。

因此，用智慧之剑，斩断你内心的迷雾与犹豫，那一切，皆是由无明所生的幻影！勇敢踏上智慧之路，觉醒吧！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四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禅那瑜伽——智慧之道》

## 第五章：行为之舍弃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主啊，有时你赞颂舍弃行动的静修之路，有时又肯定履行正业的修行之道。请慈悲开示，哪一条才最能引我走向至高的圆满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答曰：“无论是舍弃行为，或是履行正道，二者皆能引人抵达至高之境；但在这两条道路之中，行于正业者更为上乘。

那真正的苦行者，不被欲望牵引，不为厌憎所扰，心如明镜，不动于对立的风浪，他轻易地挣脱了束缚的锁链。

唯有未得智慧之人，才将智慧与正行视作分离，而真正的智者明了：此二者本是一体。深悟其中一者，便能同时得享两者的甘果。

智慧所攀之巔，亦可由正行之路踏步而至。能洞见两者合一者，方是真知的行者。

啊，伟力之士，若心无定力，则舍行难成；但那位恒久冥思神性的智者，不久便将归于那不可言说的‘绝对存在’。

灵魂澄明，纯净无垢，已征服感官，超越小我，于万物中悟见其至高之‘真我’；如此之人，纵使在世间运作，亦无所执著，无所牵缚。

圣者虽目视世界、聆听万声，抚触万象、嗅闻百芳，食五味、步行走动，入梦安眠、吐纳呼吸——然他知晓，那行动者并非是‘我’。

纵使他说话，布施，受赠，睁眼观照，闭目沉思，他亦明了：只是感官在尘世间游戏，而非真我在其间驰骋。

将万行奉于灵性之源，不染执著、不为我所——此人如水中睡莲，虽处红尘之水，亦不沾一滴尘垢。

智者行事，不染执念，以身、以心、以智、以感，皆化为灵魂净化的器皿。

他抛却一切行为之果，内心得证永恒的宁静；而世间之人，未谙灵性之道，被欲望驱使，执于所谓‘回报’的幻影，终为自身之行所束。

那心中已放下一切之人，如调御自如之灵魂，栖居于‘九门之城’——这肉身之宫，在沉静中品尝灵性的喜乐，既不亲手造作，亦不驱使万事发生。

宇宙的主宰，未曾制定任何行为的律令，未设动机，亦未系果报；一切运行，皆出于自然之道。

主既不承认罪过，也不归功德于人，祂超然于尘世一切评断之外；人之沉迷、之惑乱，皆因智慧之光被无明的迷雾所吞没。

正如旭日驱散黑夜，智慧也如光般破除无明，当‘真我’的智慧升起，至高的真理便如晨曦显现于心。

那一心冥想于神性之人，信而不疑，专注不散，忘我于神，化身于光——他们的罪业在智慧之火中融化殆尽，迈向那超越生死轮回的彼岸，一去不返，归于永恒。

真正的智者，观一切众生皆等同：无论是谦逊的智者、执迷的异端，或是一头牛、一头象，抑或一只狗。

即使身处尘世之中，若其心恒常安住于至高之境，清明平衡、无所动摇，他便已超越尘世的羁绊，因至高者本无瑕疵，亦无偏私。

那与‘绝对存在’同在之人，不随境转，不为外物所扰；他不因喜乐而高扬，也不因痛苦而沉沦。

他于自身深处觅得真乐之泉，无须尘世之触以慰其心；他的‘真我’与永恒之灵早已合一，在不变的本体中，安享无尽之福。

由外缘生出的欢乐，终将引来苦楚，它们如晨露短暂，有始亦有终。智者不于其中求索，因为他知：那不过是幻影之舞。

那人在尚未舍弃肉身之前，已学会征服欲望与愤怒的浪潮，他便是圣者，是世间真正的安乐人。

谁能在自我深处寻得喜悦，在灵魂的宁静中安住，让内在的光辉照耀四方——此人将步入永恒之福地，并与灵性合一，化为‘灵’本身，不再分别。

智者，其罪业已被净化，那‘我与他’区别的幻象早已消散；他们已征服自身，只愿众生安乐，因此归于那不生不灭的永恒灵性。

圣者们，了悟真我，驯服心念，不为欲望所动，不为愤怒所扰——他们在天地间一切处所，皆能体会到永恒至福的甘露。

他们隔绝了外界诸象，凝神专注于两眉之间，内与外之呼吸，于鼻中调和往来。

那智者，调御感官、心念与理智，一心向往解脱之道，远离欲望的诱惑，无惧、无嗔。他已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
那知我者，知我是喜纳祭献与苦修之主，是万界之大君，亦是众生之挚友；如此认知之人，便得证永恒之和平，归于至善之道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五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行为之舍弃》。

## 第六章：自我控制



克里希纳上师说道：“真正的修行者，是那种因本分而行事、不计后果的人，而非只是依循仪轨，或一味逃避世事的人。”

哦，阿朱纳，真正的‘舍弃’，其实就是正当的行动，一个人若未放下所有欲望，便无法踏上灵性的道路。

对那渴望登上禅定高峰的圣贤来说，唯一的通途，便是不断的修持；而当他抵达彼岸，唯有持之以恒的自我控制，才能安住于那灵魂的高境。

连‘我要去做’的念头都已放下，不再为感官的欢愉所动，也不为行为的果报所牵，那时，他便真正触及了灵性的本质。

他应当凭借那至高的真我去追寻解脱之道，切莫羞辱、否定他的“自我”。因为——那自我是他唯一的挚友，但若不加以驯服，它也能化为最险峻的敌人。

若一个人能借那自我之力，战胜低我之性，那么自我便是光明中的伴侣；然而，若他不能胜己，这同一个自我，便成了他的绊脚石，在心灵深处与他为敌。

那位已达自我掌控、心境安宁之人，在寒热之间，在苦乐之中，在荣耀与羞辱面前，皆如止水，不起波澜。

他不再追逐外在之物，唯求智慧与灵性内观，征服了感官的诱惑，视泥土、岩石与黄金为同等之物——这样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圣者。

他心怀平等，无论面对亲人、朋友或仇敌，无论冷漠之人或憎恨之人，无论陌生人或至亲，无论正直之士或误入歧途之人——他皆以一体之眼看待他们。

愿那求道者恒常精进，专注于内在的圣光；愿他独处、安住于寂静之地，安然自足，远离欲望，不为财物所缠，稳稳持守心智与小我的清明。

他当择一圣地，在那儿安放坐垫，不高不低，草席在下，鹿皮覆其上，柔布包裹其外。

于是静坐，将心意一一收束，使念头沉静如潭水，感官如伏兽般驯服，以禅定之火，炼净那尚未升华的自我。

他的身、头与颈应垂直如松，稳若磐石，不可摇移；双目凝视于鼻端之上，不偏不倚，不左不右。

愿他怀宁静于心，不动于恐惧之风，持守清净之誓，远离欲海，收摄心意，专注于我——让他在深沉的冥想中，与我合一。

当他的心恒常与我同在，念头柔和，波澜不起，便会触及那来自于我的平静，那无上的安宁，将最终引他走向解脱之门。

但须知，禅定不属于那暴食之人，亦不属于绝食之人；不属于沉溺长眠者，也不属于整夜不寐之人。

然而，若一人能节制饮食与娱乐，在行动中不偏不倚，在睡眠与觉醒之间保持中道之衡——那么一切的忧苦，皆将在这平衡中悄然消散。

当心灵被完全收摄，专注于内在的真实，一切世间的欲望尽皆褪去，这人，便真正走上了灵性的道路。

那智者，已驯服了纷飞的心念，深深沉浸于自我之光，如一盏灯，静然不动，不为任何风息所扰，稳稳伫立于寂静的庇护之中。

在那里，一切存在的本性，在自我的光辉中尽显真相；他安住于内在的圣所，在那寂然之处感到圆满，所有纷扰的心机，因与神性的合一而自然止息，心灵于是得到了真正的安宁。

当他沉浸在那超越感官的极乐之中，那唯有澄明智慧才能触及的福祉，当他安息于至高的真我，归于本源——他便不再迷失于幻象之中，不再背离真实之道。

如此，他将明白：世间再无任何宝藏可与之相比。一旦根植于此，即便灾难如风暴临身，也无法动摇他心中的光明与宁静。

那种从痛苦的根源中，在心灵深处彻底脱离的状态，便是灵性的真正面貌。它应以坚定不移之志修持，以一颗拒绝消沉、宁折不弯的心来守护。

他当舍弃一切由想象编织的欲望，以心智为缰，勒住感官之马，步步为营，缓缓前行，凭借那由毅力统御的理智，逐渐进入内在的宁静之境。心应牢牢系于真实的自我，不被其他念头所牵引、所感动。

而当那善变如风的心意开始游走、逃逸，他应及时觉知，并温柔而坚定地，将它再次领回——归于自我那永恒不动的中心。

至高的极乐，属于那位智者——他心已归于平静，激情如潮水退去，罪障不复，与绝对之存在融为一体。

如此清净无垢，恒常安住于永恒之流，这圣者无需刻意追求，便能自然地沐浴在极乐之中——那是由对无限真理的领悟所涌现的甘露。

那真正体悟‘生命合一’的人，在众生之中，见到自己的真我；在自己的真我中，也见到所有众生。他以同等之心、平等之眼，观照世间一切，无偏无私。

那人若能在一切中见到我，并在我之中见到万物——我将永不离弃于他，他也永不与我分离。那位圣者已体悟生命的合一，在所有生灵之中崇敬我；无论命运如何变幻，他都安住于我，常与我为一。

阿朱纳啊！那真正的圣人，是能从内在的相似性中得以启悟的人——无论所见之形是喜悦或是苦楚，他皆认出其中所藏的同一‘真我’。”

阿朱纳说：“主啊，我实在看不出，如何能达到你所言那般的平等寂静，因为我的心，总是浮动不安，如波涛不止。

我之主啊！心实在是反复无常、汹涌难平的，倔强而强烈，其难以驾驭，如同烈风在天——我几乎无法将它束缚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答曰：“确实如此，哦，勇猛之士，心意多变，如风难控，的确是艰巨之事。但，昆蒂之子啊，唯有透过不懈的修行，与真诚的舍离——终有一日，你将能将其安置于灵性的光中。

若一个人未曾学会自我节制，他便无法触及自我实现的圣境。但若他以正道为舟，以努力为桨，学会了自我掌控，那么——彼岸并非遥不可及。

阿朱纳又问：“主啊，若有人未能克己，心意从禅思之光中堕落，虽未达成圆满，却仍怀抱虔敬与信仰——这样的人，将何去何从？”

若他在世间与灵性之间都失足，主啊，是否他便无处容身？就如那被撕裂的浮云，不再依附于天，飘落在灵魂之路上，无依、无靠、无望？

主啊！唯有你，能够将我这心中之疑彻底解开；除你之外，尘世之中无人有此智慧与力量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温柔地回答：“我亲爱的孩子，他不会灭亡——无论是在今生，还是在那来世的光中。对那曾踏上正道的人，命运不会降下黑暗，他将不会堕入恶途。

即便他在途中滑落，他也将升入义者所居之境，在那里安住多年，然后再度投生于纯洁、仁慈、富足之家，以继续未竟之路。或者，他亦可能诞生于圣哲贤者之家，这是极为罕见、极其殊胜的一种归来，是灵魂所能得到的珍贵机遇。

而后，他昔日生命中积累的体验将再度苏醒，如沉睡的种子破土而出，引领他比往昔更炽热地奔向圆满。

他甚至会在不自觉中，重新走上那曾走过的修行之路，如回到熟悉的归途。因此，那真正在内心努力实践灵性觉悟之人，远胜于只将其挂在嘴边之人。

经历多生多世的旅程之后，那位虔诚修持、不懈精进、且已净化其罪障的灵性学子，终将实现圆满，并归于至高之灵的怀抱。

智者，胜过托钵而行的苦行者，胜过博学的学者，也胜过那仅凭行动求道之人。因此，阿朱纳啊，愿你成为真正的智者！

在我眼中，那充满信心、心怀敬意地礼敬于我，并永恒安住于我之中的修行者，才是众神秘行者中最殊胜的一位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六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自我控制》。

## 第七章：知识与体验



克里希纳上师开口说道：“聆听吧，阿朱纳，我将引你进入对我的圆满认知。以禅定为路，让你的心全然归于我，将我视为唯一的庇护，你将认得真正的我。

我要将这智慧传授予你，并引你明白如何亲证它的真实。一旦你获得它，此生将再无他物可堪追求。

只有极少数的人，会真正为圆满之道而精进不懈；而在那些得具神通之人中，也唯有极少数，能够真正认识我本来的面目。

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——再加上心智、智能与小我，这八重构成，即是我本性的显化。

然而，这只是我较低的自然显现，英勇的阿朱纳啊，你当知，在这之上，还有我更高的本性——那是维系万象、滋养宇宙的生命自身。

那更高的本性，是一切生命的子宫，是万有之源——因为创造诸界者是我，而当诸界归寂，亦是归于我。

哦阿朱纳，世间无一物超越于我；万象如珠串，而我，是那无形之线，贯穿其间。

我，是水的柔顺与流动；是太阳与月亮中那不灭的光芒；是《吠陀》中神圣的‘唵’（OM）音，是空中回响的声音；是人的生命力。

我是大地深藏的芳香，是火焰中燃烧的光明。我是生命之力，流动在万物之中；我是那苦行者内在的坚忍与纯净。

你当知晓，阿朱纳啊，我即是那永恒不灭的种子，是一切存在的源初之核；我是智慧者的智能，也是灿烂者的光辉本质。

我，是强者之力，但只存于那些已超越执着与欲望之人；阿朱纳啊，我也是心中升起、归向正义的愿望，那种纯净而无私的渴求。

无论众生的本性如何——是纯净，是激情，或是无明，他们皆源自于我；他们居于我中，但我，却不局限于他们之内。

世上的人们，被三种属性所衍生的本性所迷惑，他们未能认出，我超越一切属性之上，我是不变者，超然者，永恒不动的那一位。

确实如此，这宇宙显象的神圣幻象，借由诸属性而展开，其障蔽之力，极难超越。唯有那些将自身全然奉献于我，专一不二，归向于我之人，才能跨越这幻象的幕帷，见到真实的光明。

那沉溺于罪恶的人，那被无明笼罩的人，那心性卑劣、失去灵性之眼的人，那在无神之路上漂泊之人——他们都无法寻见我，因为幻象的迷雾遮蔽了他们的心。

哦，阿朱纳！那些敬拜于我之道的正义之人，在灵性的旅途中各处其位：有的，是因苦难而求助于我；有的，因渴望知识而靠近我；有的，为真理而燃烧其心；而最上者，是那已得智慧之人。

他恒常冥想我，心无旁骛，唯我是归；在所有人之中，此人最为殊胜，最为亲近。因那智慧之人深爱着我，而我，也无比地爱着他。

他们，都是高贵的灵魂，但那真正的智者，我视他为我自身的一部分；因为他恒久安住于我之中，心与我平和合一，并以我为其灵魂最终的归宿。

在多世轮回之后，那智慧之人终于认得我——如我真实所是。如此觉悟者，能在一切中得见神圣，世间罕有，难得如星辰现于白昼。

至于那些被欲望遮蔽其智慧之人，他们转向较低的神祇，依其自身性情，执着于各种仪式与法门，却未能见我那不变的本体。

然而，无论他所崇敬的是何种形式，只要那人怀有真诚之信，我便在他的信仰中烙上我自身的印记，回应他的心。

若他全然投入于对某一形象的敬拜，并以真实之心信仰它，那么他的愿望将透过那形象得以成就——因为，这是我所赋予的法则。

但须知，那眼界有限者所得之果，终究是短暂而有限的。那些敬拜较低神明者，确实会归向他们所信之力；但那些将心完全献于我者，他们将不偏不倚，直接只归向我。

无明之人误以为我——那未显的灵性实相——真的是以人的形象存在；他们未曾明了，我那更高的本性，超越万象，不生不灭，恒常不变。

我并不为所有人所见，因为我隐匿于万象幻影的帷幕之后。这迷失于表象的世界，无法认出我，那无生无灭、永恒不改的我。

阿朱纳啊，我知晓一切生灵的往昔、现在与未来，但他们却未曾真正知晓我。

哦，勇敢的阿朱纳！人类仿佛生活在一片幻境之中，被感觉的对立之光所迷惑，在爱与恨、欲与拒之间沉浮，无法自拔。

但那些正行于道的人，他们罪业已消、心已清明，不再被情绪的拉扯所奴役，他们以坚定无畏之心，向我而来，虔敬地与我同在。

那些将我视作唯一归依之人，在死亡与衰老的轮回中寻求解脱，他们终将认出那至高之灵——那便是真我，是一切行动归于圆满之处，是万有合一之源。

那些能够在世间万物的生命之流中见到我，在宇宙的祭献中感受我，在纯然无染的神性中认出我，并以稳定不移之心守护此觉知的人——即便是在死亡来临的最关键时刻，他们亦安住于我之中，不曾偏离，不曾失落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七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知识与体验》。

## 第八章：永恒之生命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哦，万主之主！那被人称为‘至高之灵’的是什么？人的灵性本质，究竟为何？‘律法’指的是什么？‘物质’是什么？而‘神性’又是何意？”

是谁在众人之中主持那灵的祭献？而在死亡的边缘，那些已学会自我控制的人，要如何才能真正认得你、归向你？”

主克里希纳回复道：“至高之灵，是那不灭的至上真我，它的本质，即是灵性之意识。诸界万物，由那流的流溢而生，并由其维系与扶持——那流溢，便是‘律法’。

物质，是由那终将消逝的形态所组成的幻相；而神性，则是至高真我，永恒不灭。至于那在心中点燃祭献之火、激发人做灵的献祭的那一位——哦，尊贵的阿朱纳，那便是我，如今以人的形象，站在你面前的我。

凡人在临终之际，若心念唯有我，带着这思念离世，他必定将认得我——真实的我。

一个人在死亡的瞬间，心念执着于何处，他的灵魂，便将去向此处，归向彼岸的那一方。

所以啊，你应当时刻冥想于我，即使身在战场，也不忘圣念。若你的心与理性，牢牢地系于我，那么，毫无疑问，你将归于我之怀抱。

那人，若心无所动，恒常沉入冥思，他将抵达那至高不变的灵性本体。

那专注冥想于——那全知的、古老的、比原子还微小却统御万物的存在，那不可思议、如太阳般灿烂、超越黑暗边界的本体之人——他正走在归向永恒的光之路上。

那人，若能在离开肉身之时，心如止水，满怀虔诚，借由深邃禅定的力量，将全部生命之气聚于眉心之间——他，便将归于至高之灵的怀抱。

现在，让我简要道出那不朽的圣境——这是圣典中有识之士所宣示的道，是神秘修行者在远离激情之后方能抵达的光域，也是他们甘愿持守清净誓愿、超越欲界的缘由所在。

他们闭合身体的感官之门，将心智的波动沉入心处；再以禅定之力，将生命之流升聚于大脑之巅——诵念‘唵’——那代表永恒之音的神圣音节，心中不忘我，时时忆念于我，那人若以此心离世而去，他必将归入那至高之灵的光中。

对于那恒久不渝、心中唯有我、无旁念之人——阿朱纳啊，对这样的忠诚奉献者，我永远是可亲可近、可被触及的。

那些归向于我的伟大灵魂，不再坠回于尘世的苦难与生死轮回，因为他们已然圆满，抵达了灵性的终极彼岸。

这诸多世界，连同整个造物的领域，都在时空的潮汐中来去往复。但——阿朱纳啊——那归向于我者，便不再坠入重生的轮回。

那些洞悉宇宙昼夜之人，他们知道：一‘日’的创造，等同于百千的轮回，而宇宙之‘夜’亦与之等长。

当那神圣之日黎明到来，一切存在从未显之源泉涌现；而当黄昏降临，万物又归于那未显的寂静之中，归于本源、归于无形。

那一众众生，那些曾千百次在大地上生活过的生命，在宇宙黑夜来临之际，皆复归于寂灭，而在神圣黎明到来之时，又重新自源头中显现而出——这一切，皆依宇宙之律而运转，是早已注定的节奏。

然而，在这轮回的深处，确实存在一个永恒的未显，它超越了创造之灵所依的未显之境，它不随万象而起灭，即使一切众生消散，它仍安住不动。

智者说：那未显、不灭者，才是一切灵魂的最终归宿；一旦抵达那里，便无需再回返尘世，那就是我至福的归处，我永远的家。

哦，阿朱纳，那至高的神性，是一切生命的居所，是充满整个宇宙的存在；唯有将心全然奉献，才能真正归于祂的光之中。

【以下所述内容（被星号标记部分），风格显异于原文，不像前文那般象征或隐喻，且直接将物质现象视作灵性决定力，疑似后人添加，或许用于试验人心之明辨力。】

\*现在，我将告诉你，哦，阿朱纳，若修行者在某些时辰离世，便不再轮回；若在其他时刻离世，则仍需返回尘世。

若一位已证至高真灵的圣者，在充满火焰与光明的时辰离世——即于白昼，月圆之半月期，或北方夏至之前的六个月之中——他将超越轮回，归于那至上的灵。

但若他于黑夜、月缺之时离去，在南方冬至之前的六个月中告别尘世，他所达，仅为月光之境，仍将再入轮回，重返此世。

光与暗、归与返，这两条出离之道，自古便在，如昼夜轮转，恒常运作——走光明之路者，不再回返；走幽暗之路者，必将归来。\*

阿朱纳啊，那真正明了这两道之人，内心不会迷乱彷徨。因此，你当恒常修习静心与观照，在每一个呼吸中，忆念真我。那知晓此道的圣者，已超越一切外在所积之福德，无论是研读经典的智慧，或祭献、苦行与布施的功德——皆不及他所抵达之处。他最终归于那至高、原初的居所，那不生不灭之源，那一切归宿的终点与开始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八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永恒之生命》。

## 第九章：诸科学之科学，诸奥秘之奥秘



克里希纳上师说道：“现在，我将向你揭示，那深藏的神秘真理。你已无疑虑，这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，若亲身实践，它将使你从罪障与束缚中完全解脱。

这是真正的科学，至高的秘密，最纯净、最卓越的道法；它不依逻辑推演，而由内在直觉照见，它符合正道，对那修行者而言，甘露无尽、乐不可言。

但那些无信心之人，无法理解这教义的真实，他们找不到我，只会在这终将朽坏的世界边缘，沉沦迷失。

这整个世界，皆为我所遍布，但我的形相，却不为世人所见。一切生命，皆生于我、住于我，但我却不受任何存在所限，不被任何形式所束缚。

然而，他们并不有意识地知晓，自己原本就安住在我之中。如此，便是我神性的主宰之力——我，是万物之源，是支撑万象之光，却始终超越于一切之上，自在不动，超然无执。

就如那浩浩之风，穿行于四方八极，虽无所不在，却唯有虚空为其归宿；同样，所有众生，虽纷纷奔走，却唯有我，是他们真正的归依之所。

阿朱纳啊，在每一个宇宙大轮的终点，一切众生皆归于自然的怀抱——那自然，本也是我所显之一部分。而当新一轮的起始来临，我又借助自然，将万千生命重新播撒于诸界，无论他们愿与不愿，皆随我意之所趋而生起。因为他们，终究行于我意所设之道上。

然而，这一切的作为，并不羁绊于我。我超越其上，不执于果，不系于行。

在我之指引下，自然不断生出万象，无论是流动的、静止的，动者与静者，皆由我而显。正因如此，阿朱纳啊，这宇宙的轮转，恒常不息。

但愚昧之人，看到我以人的形象示现，便轻视、拒斥、误解于我，他们未曾认出我更高的本性——我是那万神之主。

于是他们的希望虚空，他们的行动空转，他们的知识无用无根。他们被愚昧所驱，行诡诈之道，粗鄙无礼，心中无神。

但那些伟大的灵魂，哦阿朱纳，他们内在充盈着我神圣的气息，以真挚的敬爱向我归心，他们将心完全安住于我，唯我独念，因为他们知晓——我是那不灭的源，是一切生命的本初之根。

他们不息地赞美我之名，以坚定不移的誓愿修持，以奉爱之身向我俯伏，日夜不倦，以全然专注的心，恒久不止地敬拜我。

而另一些人，则以清明的觉知来礼敬我——他们见我为‘一’，亦为‘多’，为遍一切处者，为整个宇宙自身。

我是那祭坛上的奉献，是祭祀的整个过程，是虔诚的礼拜；我是那投入火中的木柴，是咏唱的圣咒，是那滴入圣火中的澄澈酥油；我既是火，也是那将一切奉上的神圣之手。

我是这宇宙的父亲，亦是它的母亲；我是养育者，是先祖，是那可被认知的真理，是那无垢之纯净。我是‘唵’，是神经典典中流转的声音；我是终极的目标，是万物的支撑，是那至上的主，是观照一切的见证者，是万灵的归宿、避难所、是至爱之者，是一切的起点。我是生命，亦是死亡；我是涌出的泉源，也是那不灭的种子。我是阳光的炽热，我召唤雨水，亦收回它；我是死亡，亦是不死；我是有，亦是无，我是存在的彼岸，也是存在的根本。

那些熟知经典的人，饮下神秘的苏摩圣汁，洗净了罪障，以祭献崇拜我，却仍祈求：‘愿我得升天堂！’于是他们被引至天界之境，那是掌控自然诸力者所居之地，他们在乐园中享受盛宴、荣耀、福报的回响。

然而，即便天堂如此广阔明丽，一旦功德用尽，他们仍须回返尘世，重生于凡间之中。他们确已遵循了圣典的文句，却因所求不过是欲望的实现，所以不得不离去，一来再来，往返于轮回之中。

但若有人——将心专注于我，唯我独念，在一切时刻、所有处所敬拜我——那么我，将亲自承担起他愿望的实现，也将亲手守护他所获得的恩典。

即使那些人崇拜的是较低的神祇，只要他们怀有真诚之心，他们终究也是在向我献拜，虽然他们所走的路，并不是真正通往我的那条道。

我是那甘愿接受奉献的存有，我是祭献的真正主宰，但他们未曾认清这真理，因此他们不能升起，反而坠回轮回之中。

那些向较低神祇祈祷者，将归向那些神祇；那些向鬼神献拜者，也将前往鬼神之境；那些朝向黑暗献祭者，自然被引向黑暗之域；而那些，虔诚地崇敬我、唯我独念之人——他们，终将归向于我。

不论人们献上什么，哪怕只是一片树叶，一朵花，一枚果实，或一滴清水——只要那是以奉爱之心、清净之意所供，我都欣然接受。

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吃什么、献祭什么、布施什么，无论你修持怎样的苦行——愿你都将这一切，视为对我神圣的奉献。

如此，你的行为将超越果报的牵绊——无论是善，或是恶。藉由内在的弃舍之心，你将步步归向于我，走向真正的自由。

我，对一切众生皆无分别。我不偏爱谁，亦不憎恨谁。但凡有一人，以全然的奉爱之心敬拜于我，他住于我中，我亦住于他心。

哪怕是那个罪孽深重之人，若他真心归向于我，他也应被称为正直之人，因为他已踏上正道。

不久之后，他将步入真正的灵性之境，而永恒的宁静，将成为他心灵的归宿。哦，阿朱纳，相信我——我的奉爱者，从不迷失，从不被遗忘。

即便是那些出身不净之家的人，即便是世人误称为‘弱者’的女子，即便是商贾与劳工之辈——只要他们将我作为归依之处，他们亦必能达至至高之境。

那又何须多言，那些侍奉神圣之道的圣职者，那些奉爱修行之人，以及贤明正直的圣王？他们归于我，实属自然。因此啊，你既生于这变化无常、充满苦患的世界，你也当将心归于我。

将你的心，安置于我；将你的奉爱，倾注于我；将你的行为，献于我；将你自己，归于我；以我为你愿望的终极对象，你必将与我合一——因为我，正是你内在真实的自我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九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诸科学之科学，诸奥秘之奥秘》。

## 第十章：神圣的显现



克里希纳上师开口说道：“现在，哦，王子，请你聆听我至高的教诲。这是我出于慈爱、为你福祉而赐予的指引，因为你，是我所珍爱的人。

无论是博学的神学者，还是禁欲苦修的圣者，都无法知晓我的起源，因为我，是他们一切存在的源头与根本。

那真正认知我之人，知我为不生、不始、宇宙之主，他已脱离幻象的迷雾，从一切罪业的可能性中获得彻底的自由。

智能与智慧，明辨与不迷，宽恕、真理、克己与安宁；喜悦与苦痛，生与死，恐惧与无畏；无害之心，平等的视野，知足、苦行、仁慈、施善，荣耀与失败——这一切，所有存有的性格与倾向，无不源自于我，从我之本体中自然流出。

那七位伟大的圣哲[\*]，人类的原始始祖，以及那四位远古圣者[\*\*]，还有律法的制定者，皆是由我之意志所生，直接从我而出。整个人类的族群，便由他们而起。

[\* Mareechi, Atri, Angira, Pulah, Kratu, Pulastya, Vahishta. \*\* The Masters: Sanak, Sanandan, Sanatan, Sanatkumar.]

【\*七圣哲：玛利奇、阿特里、安吉拉、普拉哈、克拉图、普拉斯提亚、婆悉吒。 \*\*四圣者：萨纳克、萨南丹、萨那坦、萨那特库马尔。】

那真正了悟我所显之神圣荣耀，并认知我造化之力的人——他，毫无疑问，将抵达圆满的宁静之境。

我是一切的源泉，万象皆从我流出，因此，智者以坚定不移的奉爱之心敬拜我。

他们的心念，专注于我；他们的生命，融入于我；他们彼此启迪、互相照亮，在那神圣的交流中，常感满足与喜悦。

而对于那些忠诚不懈、以爱与敬虔之心常常礼敬我的人，我赐予他们明辨的智慧，指引他们的灵魂，一步步走向我。

凭借我之恩典，我栖居于他们的心中；当他们向我敞开，我便以智慧之光照亮他们内在的黑暗，驱散那由无明织成的阴影。”

阿朱纳说道：“你是至高的灵，是不灭的归宿，是圣中之圣，是永恒不变的神性真我。你是宇宙的本初之神，是不生之者，无处不在的存有。

那罗陀圣者如此宣说，阿西塔、提婆拉与圣者毗耶娑亦如此教导；而你，主啊，你自己也亲口证实了这一切。

我信你所言，我之主啊，你所说的一切，我心无疑。因为无论是有神性的人，或是远离信仰的人，都无法真正领悟你神圣的显现。

唯有你自己，凭借你自身的光明与本性，方能彻知你自身的真实。你是至高之灵，是一切存在的源泉与主宰，是诸主之主，是统御宇宙的大我。

请你向我揭示——你那神圣辉煌的显现，那些使你遍满世界的种种形态。

哦，至师！我该如何，藉由恒常的冥想，来真正认识你？主啊！你有哪些显现，是我可以藉以观想、沉思、归于你之中的？

我祈愿你再一次告诉我，关于你那无量的力量与光辉，因为每当我听你讲述那不朽之言，我心中便升起不止的渴望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微笑答曰：“如你所愿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将为你展开我神圣荣耀的一部分面貌；至于我光辉的全貌，那是无穷无尽，无始无终的。

阿朱纳啊，我即是一切众生心中的真我，我是他们的起始，我是他们的生命，也是他们最终的归处。

在所有创造之力中，我是那最初的创造者；在所有光明之中，我是太阳的炽耀；在诸风之间，我是那迅猛不羁的旋风；在诸星辰之中，我是明月。

在《吠陀》的智慧中，我是那响彻诸界的赞歌；在自然的种种力量中，我是其中的电能。在所有感官之中，我是统领的心智；在一切生命之内，我是觉知的光——那被称为智能的神圣火花。

在万物之活力中，我是那‘生命’本身；而在远离神性的不信之人心中，我是财库的主人。我是火中的热，大地中的能，风之动，空之容，天之高；我是日之耀，月之洁，星辰的运行之力；在山岳中，我是须弥山。

哦，阿朱纳，在所有祭司中，你当知，我是圣言之师布里哈斯帕提；在诸将领之中，我是斯甘达——天军之总帅；在水的世界里，我是那无边的大海。

在伟大的圣哲之中，我是布赫利古；在所有言语中，我是‘唵’这一宇宙之音；在祭献中，我是那沉默中升起的祈祷。在一切不动之物中，我是巍峨不动的喜马拉雅。

在树木中，我是菩提树；在神圣的圣者中，我是那罗陀，传递天启之音的仙者；在天界歌者中，我是他们的领袖——奇特拉拉塔，引导乐音穿越层天；在古代的圣贤之中，我是迦毗罗，光明智慧的化身。

你当知，在骏马中，我是天上降生的飞马，在象中，我是洁白尊贵的王象；在人类之中，我是帝王，是领导万民之君主。

在武器中，我是雷霆之力，破妄显实；在牛群之中，我是赐予万物的丰饶神牛；在生育与创造之者中，我是那燃烧不灭的热情；而在爬虫之中，我是眼镜王蛇。

在蛇族之中，我是蟒王——沉静而有力；在一切水生之物中，我是水之本质，滋养而透明。我是万父之父，生命之源，根之根；在一切统治者中，我是死亡。

在异教之民中，我是帕拉哈德——那忠贞不移的奉献者；在时间之流中，我是永恒的当下；在百兽中，我是狮子；在飞鸟之间，我是高翔之鹰。

在净化一切之力中，我是风；在战士中，我是王者罗摩。在鱼群之中，我是鳄鱼；在诸河中，我是恒河。

在一切创造的历程中，我是初始、是中段、也是最终的归结。在所有学问之中，我是灵性之科学；在辩论与争论者中，我是论辩本身。

在字母中，我是‘A’——一切语言的初声；在复合之词中，我是那将万义相连的联结之力。我是无尽的时间；我是那遍布万有的维持之神。

我是终结万物的死亡，也是未来之流的起始之点。我是名声的升起，是财富的涌现，是言语的力量，是记忆的回响，是智慧的光，是恒定的步伐，是宽恕的心。

在一切赞歌中，我是《广歌》那恢弘的颂音；在诸诗律之中，我是《伽雅特丽》的节拍——最神圣的诗节。在十二个月中，我是玛尔伽希尔沙（十二月）；在四季之中，我是春天。

在骗子之中，我是其手中的赌博——是那巧妙转动命运的赌注；我是辉煌者之辉煌，胜利之源，努力之本，也是纯净者的极致纯净。

在毗湿奴族中，我是克里希纳；在般度五子中，我是你，阿朱纳。在诸圣贤中，我是毗耶娑；在智者之间，我是修伽拉查尔亚。

我是王者之权杖，是征服者的智慧谋略；我是奥秘中的寂静，是智者内心的那片光。

我是一切生命的种子，阿朱纳啊！凡是动与不动之物，无一能离我而存在，无一能在我之外生起。

阿朱纳啊，我那神圣生命的显现是无尽的，广如天穹，深似本源。我如今所言，只是寥寥数面，只是启示之引，助你进入那真正的觉知。

凡是世间的光辉、凡是卓越的德性、凡是动人心魄的美、凡是强大无畏的力量——你都可以肯定，那只是我神圣光辉的一个微小片段。

然而，哦阿朱纳，这些列举的种种面向，对你而言，又何需知尽？因为我，仅以我自身的极小一部分，便维系着整个宇宙的运转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神圣的显现》。

## 第十一章：宇宙神观



阿朱纳说：“吾主啊，你所赐关于‘真我’的至高秘密，如恩雨般洒落我心，已将层层迷雾一扫而尽。

哦，眼如莲瓣之圣主，你娓娓道来——生命的起源与终结，以及你那亘古不变的至尊荣光。

我对你所言深信不疑。而今，我满怀渴望，愿亲睹你神圣的真形，至高的你啊，显现于我前吧！

若你认为此愿可遂，万主之主啊，愿你向我展现那永恒不灭的自性真容。

克里希纳上师答曰：“阿朱纳啊，且睁开双眼看看！我千姿百态的天界化身，缤纷万象，形色各异，不可胜数。

观大自然之无尽威能：烈火与厚土，疾风与长空；骄阳、穹苍、皎月与群星；生命之气，疗愈之能，乃至飘游不息的风之灵。瞧吧！这万千奇景今仅为你一人尽数显现！

阿朱纳啊，且看！整个宇宙万有，动与静，一切你希冀目睹的奇景，皆融于我一体之中。

然而，凭凡眼你不能窥见我的真容，故此，我赐你以天眼神视，当下便可直观我无上的威严与荣光！”

山佳亚继而说道：“陛下，智慧之主、全能的克里希纳上师话音方落，便向阿朱纳显现至高神的大神无量妙相。

祂千眼齐睁，万口同启，化身无数，不可思议，身饰灿烂宝珠，手执光焰炽烈的天界兵器。

祂头戴天界花冠，身披华美耀目的衣袍，涂抹馨香无比的天界圣油，以无上庄严，绝妙之姿，显现其自身：祂乃光明遍照，奇妙玄奥，无限无垠，无处不在！

纵使千阳同辉，也难敌神圣主宰荣光万分之一。

在这无上景象中，阿朱纳眼见大千世界，万象纷呈，皆融入唯一至高的主宰之中。

顿时，阿朱纳惊叹失声，毛发竖立，低首垂目，双手合十，虔诚敬拜，恭敬地向神祇诉说：

“全能的神祇啊！我在你之中见识了宇宙诸般伟力，世间千百生灵，端坐莲花宝座的造化之祖，觉悟的圣哲，以及光辉的天使。

你的形相无量无边，容颜、双目、四肢，遍满宇宙每个角落；你无始亦无终，无边亦无际；啊，宇宙之主！你的法身遍及诸天万界！

我目睹你——头顶华冠，手持权杖与神轮，通体迸发无与伦比的辉煌，我难以直视你耀目的威严；你光焰腾腾，灿若骄阳，浩瀚无涯。

你是不朽的唯一真知，是宇宙中无价的至宝，是永恒生命的神圣护佑，是亘古长存的灵性本源。

你无始、无中、无终，威能无限；你的臂膀怀拥万象，日月为你的双眸，你的容颜闪耀着祭祀圣火的荣光，普照万界，流光溢彩。

唯有你自身，便充满了天地四极，盈满了苍穹、大地，与宇宙之间的浩瀚虚空。

全能的主宰啊！我目睹你奇妙而威严的形象，寰宇众天，莫不震颤敬畏！

无数的天界众生，纷纷涌入你无尽的身躯。或有人惊惧万分，合十双掌，虔诚祈祷；圣哲与圣人们则歌咏你的荣耀，齐声高呼：‘愿你无上荣光！’

生命之元气，诸天大星辰，烈火与厚土，清风与长空；骄阳、苍穹、明月与行星；众天使、宇宙守护的神灵、天界医者、飘荡不息的风之灵、列祖先灵，以及吟唱仙乐的天界歌者；还有无数膜拜财富的凡人，恶魔与圣贤，皆为你这震世神姿，瞠目惊魂。

至高无上者啊，见你万千面容，无穷眼目，无尽臂膀，可怖巨颚，我与诸天万界，莫不心怀敬畏，震撼莫名。

当我看到你通天彻地，光彩炫目，巨口张开，双眼炽烈如火，我的心啊，顿生惊惧。吾主啊！勇气和宁静，已离我远去。

当我望见你无数巨口，利齿如创世焚灭之火，我顿时迷失，再无立锥之地。求你慈悲吧，主啊，整个宇宙都安住于你怀抱之中！

所有这些持国之子的王孙贵胄，以及比什玛、德罗纳、迦尔纳，与我方的诸位统领战士；我目睹他们纷纷如飞蛾投火，急速涌入你那利齿森然的巨口。有的人惨遭咀嚼，头颅碎裂，化为尘埃！

正如洪流滔天的江河，奔涌不息汇入大海；这些人中至伟的英雄，纷纷奋身跃入你燃烧的巨口。

正如飞蛾急不可耐扑向火焰，终归灰烬；这些英雄也争相投入你炽烈的巨口，走向自取的灭亡。

你仿佛将诸世界尽数吞噬，又将之融入烈焰之中。你的荣光充溢宇宙万方，炽烈的光芒不可阻挡。

请告诉我，显现这恐怖形象的你，究竟是谁？伟大无边的主宰啊，我向你深深顶礼！求你垂怜，再向我显现你原初慈悲温柔的形态。我实在难以明了你的深意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回应道：“我现于你前，乃是毁灭众生之主，我的目的即是灭亡。纵然你尽其所能，这些齐聚战场的英雄们，终究无人能逃脱注定的死亡。”

故而，阿朱纳啊，你当振作精神，披坚执锐，去征服你的敌人。降服诸仇，享受丰饶繁盛的国度。我早已判决他们的命数，此刻，你只需成为我手中的利器！

德罗纳、比什玛、伽耶陀罗、迦尔纳，以及诸多勇猛的武士，他们的死期早已注定。去摧毁他们，奋勇作战，无需恐惧，你的敌人必定灰飞烟灭！”

山佳亚继续说道：“听闻克里希纳上师此言，阿朱纳王子顿时合掌俯伏，身躯颤栗，声音哽咽，一次次叩首再拜，心中充满敬畏，他再一次虔诚地向主祷告：

阿朱纳言道：“我的主啊！当世人齐声赞美你的荣光，自然是普世欢腾、众心欣悦；魔鬼惊恐溃逃，圣贤虔诚顶礼。
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你乃至高无上的真我，超越一切造化之能；你是万物初始之因，无穷无限，万主之主，宇宙万有之归宿；你不朽不灭，永恒存在，既是存在，又是非存在，更远超二者之上！

你是太初之神，亘古长存，你是宇宙至高的归所；你是觉者，是智慧本身，亦是万物终极的家园。你遍满诸天，你的化身无边无际。

你是疾风，你是死神，你是烈焰、流水与明月，你是父，亦是万物的祖先。愿荣耀与赞美，万万千千遍归于你！吾主啊，我再三向你顶礼膜拜！

我自你的面前，从四面八方向你敬礼，你以浩然之躯将我环绕，将我纳于你的无限之中。

你的威能无穷，你的尊严无以测量，你支撑万有，甚至你自身便是一切！

昔日，我轻率地言语，只将你当作挚友，随意而呼：‘克里希纳啊！亚达瓦啊！吾友！’，却未曾明了你的无限威严；

昔日，无论我在玩笑嬉戏，或休憩闲谈，亦或盛宴之上，无论孤身或在众人之间，若我曾对你有丝毫怠慢冒犯，我祈求你尽皆宽恕，啊，你这举世无双的主宰！

你乃万物之父，动与不动皆从你而生；你值得万世敬仰，你是万师之宗！于三界万有之中，无人能与你齐肩，更无有谁能凌驾于你。你卓然独立，至尊至圣！

因此，我深深拜伏于你足前，我主啊，最值得爱戴者！我向你致敬，祈求你的慈悲加持。唯有你能包容我的一切，如父之于子，如友之于伴，如爱人对待其所爱。

我因亲眼所见那前所未有的宇宙奇观而无比欢欣；然而，我的主啊，内心仍为恐惧所淹没。祈求你恢复那曾与我相熟的模样，宇宙万物的家园啊，请对我施以慈悲！

我多么渴望再睹你昔日之姿——头顶华冠，手握权杖与神轮，或者你威严四臂之相，哦，臂膀无数、法身无量的主啊！”

克里希纳上师回应道：“我心爱的朋友啊，唯因我赐予你的慈悲与神力，你方得目睹此无限辉煌、无穷无际、原初而宇宙性的神圣景象。

从来未有他人得见此景。纵然穷究经论，广施祭祀，行布施善业，亦或苦修严谨仪轨，人间凡夫皆无法目睹你所目睹的一切，俱卢族最杰出的英雄啊！

切勿因刚才的恐怖之象而惶惑、恐惧。放下心中的畏惧，带着喜悦与平和，再一次看我平日温柔的容颜吧。”

山佳亚接着说道：“克里希纳上师对阿朱纳言毕，便重新展现了他惯常的模样；伟大的主宰以慈爱柔和的语调，轻声抚慰这位方才尚因惊恐而浑身颤栗的阿朱纳。”

阿朱纳于是说道：“吾主啊，再次见你温柔的人间之姿，我终于恢复了往昔的自我，内心也重归安宁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回应道：“你方才目睹的我之真容，是世间极为罕见之景。纵然拥有无上威力者，也曾渴求却终不可得。

纵然博览群经，严厉苦修，广施厚赐，频繁祭祀，凡人亦不能如你所见。

唯有以永不倦怠的虔敬，方能见我、知我；唯有如此，世人方能与我合而为一，哦，阿朱纳！

唯有那人，凡所行，皆为我而为，以我为生命至高归宿，心中惟我，别无所爱，亦无所憎——哦，我最珍爱的孩子，唯有这样的人，方能与我真正相知相融！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一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宇宙神观》。

## 第十二章：奉爱瑜伽——爱的道路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吾主，信徒之中，以人格之神而敬奉你的人，与崇拜你为无形、不灭之真理的人，何者更佳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答曰：“凡心怀虔敬，坚定专注于我，以不移的信念与恒常的热爱敬拜我的人，乃是至善至美的信徒。

而那些以我为无形、无尽、不朽、不可名状、充盈宇宙、亘古永恒而不变者，并据此而敬拜我的人，他们克制自身诸感官，以平等之心视世间种种境遇，一心为万物谋求福祉，他们必然也将抵达我这里。

但专注于绝对无形之道者，所历艰难更甚。因凡俗之躯难以领悟我这无相无形的本质。

阿朱纳啊，确实如此！凡将行为全然奉献于我，全心思我、礼拜我、沉思于我，心中别无所念，唯独于我的人，我必将救拔他们，渡越生死之海，因他们之心已然融入我之中。

故此，让你的心只依附于我，你的智慧只栖息于我，毫无疑问，你终将与我合而为一。

倘若你的心尚无法牢固专注于我，吾挚友啊，那便以持恒不懈的修习尝试将心定于我吧。

若你仍然无法专注冥想，那便将你的生命投身于我的事奉，一切行为皆为我而行，你仍将抵达至上的目标。

纵然如此仍感艰难，那便在与我的联结中寻求庇护，以彻底的自制，放下你行动的一切果报。

知识胜于盲目行动，静定冥想胜过知识本身，放弃果报则更甚于冥想，唯有在放弃中方可得至真平静。

凡内心无恨，慈悲仁爱，无私无傲，平等对待苦与乐，宽容和悦，恒常知足，心意坚毅、念念专注于我的信徒，乃是我心最爱。

凡不伤害世界、亦不为世所伤，不因喜怒惊惧而动摇，不求不执、纯洁宁静，淡然安住、摒弃欲望的人，乃是我心最爱。

凡超越爱憎，不悲不欲，顺逆境界悉皆无异，朋友敌人、荣辱苦乐，冷热得失皆能平然，不恋赞叹，不惧非议，乐于寂静，随缘安住，无所依凭，而心志坚定、满怀虔诚的人，乃是我心最爱。

诚然如此，凡热爱我所传授灵性智慧者，信念不渝，全然奉献于我的人，即是我最为挚爱的信徒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二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奉爱瑜伽——爱的道路》。

## 第十三章：灵与物质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主啊，何为神灵？何为自然？何谓物质，何谓自我？何者是智慧？何者值得认知？愿你为我揭示这宇宙的奥秘。”

克里希纳上师缓声说道：“阿朱纳啊，人的身体，是自我游戏的园地，那能觉知万物之动的存在，圣哲称之为‘自我’。

我便是那全知之灵，潜居于物质的原野；理解物质，理解我——至知的本我，这，便是智慧。

我如今将简要讲述，所谓的物质，它如何构成，何处而来，为何而变，以及自我是什么，它的力量何在。

圣者们早已以万千颂歌，在沉思与神诗中赞咏它，语言庄重，意蕴深远。

大地、火焰、空气、水与空，个性与智性、神秘的生命流，十种知觉与行动之器官、心识与五官之域。

欲望与厌恶、苦与乐、悲悯与生命力，还有那紧紧不舍之生执，皆属于物质的波动。

谦卑、真诚、不伤生，宽容、正直、侍奉真师，洁净、坚定、克己自律；

远离感官之乐，毫无骄傲，洞见生死、老病的痛苦真相，超然于亲情、性欲与家庭，不为得失所动；恒久专注于我，只念我不离，喜独处，淡世俗，渴求自知之明，常思宇宙真理；这便是智慧，除此之外，皆为无明。

如今，我将述说那真正值得认识之物，因认识它，人便可获至福无尽，它无始无终，常驻于我——既非具象，亦非无形。

它的手足遍于万有，它的眼睛观察万界，它的心思触及每个灵魂，它的声音在众生中回响，它聆听四方，存在于所有世界，它包裹着整个宇宙。

它超越五官，却透过五官显现光辉；它不依附于物，却维系万物；它不被属性扰动，却品尝其中之妙。

它既在你我之内，亦在尘世之外；静止不动，亦无时无刻不在流动；微妙至极，眼不能见，遥不可及，又近在心间。

它不被切割，却在一切之中各自显现，它是创造与毁灭的根源，是一切的支撑者。它是光中之光，不为黑暗所触，它是智慧本身，亦是唯一值得知晓之物，它居于一切生灵的心底。

我已向你道明：何为‘物’，何为‘灵’，何为‘智’。凡心献于我者，终将明了这一切，并无疑地，归于我怀。

你更应知，自然与神性无有始终，性格与属性之差异，皆自自然之道而生。自然主因果轮转，而神是喜乐与苦痛的体验者。

神居于自然之心，感知其生起的属性，因对属性的倾向，神投身于善或恶之形体。

是故，在人之体内，居住着至高的神，祂是观察者、允许者、支撑者、享受者——最高之神，亦是真正之我。

无论人处于何种境遇，若理解神性、自然与属性，便不再堕回尘寰。

有者，以冥想寻见至高，有者，凭纯净理智领悟，有者，依正行契入真我；

更有一类人，虽未亲证，仅凭他人言教而虔信，他们若真心奉行教义，亦可渡越生死苦海。

凡动亦或不动之物，其生命，皆为物与灵之共创。

能于一切中见不灭之主者，他才是真正明见者。

见主于万物之中等同无别，他之所行，不损其灵性，反引其升向至福之境。

明了万法依自然法则促发果报，而自我实无所为，此人方知实相。

若人见万象根于一者，由其流衍，他便能领悟‘绝对’。

至尊之灵，无始无终，无属性，永恒不灭；虽宿于形体，却无所为，亦不为所扰。

正如太空无处不在，却因其精微不染尘垢，自我亦然，遍于诸形而常自清明。

如日光普照大地，至高之主，亦普照宇宙。

凡能以智慧之眼，分辨灵与物之界限，知如何脱离自然之律者，他们，必将达至最高之境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三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灵与物质》。

## 第十四章：三性之道



克里希纳上师继续道：“如今，我将传授你一种智慧，超越凡识之智，凭此，圣者得以圆满，踏上究竟之境。

他们住于真智之中，了悟我神圣之本质；宇宙一再轮回——在每个造化的起始，他们不再重来，在每次寂灭中，他们亦不受沾染。

我于其中播下生命的种子，由此，一切众生应运而生，哦，王子啊，请铭记！

哦，昆蒂之英子，无论众生投生于何处何胎，那皆由灵性本源所孕育，而我，便是他们灵性的父亲。

纯净、激情与无明——这是自然之律所孕育的三重属性，它们将原本自由的灵性，牢牢地系在众生心中。

哦，无瑕的你啊，纯净如晨光般清澈、坚强、不可摧毁，却以对喜乐与光明的向往，温柔地将灵魂牵系。

激情由欲望与执著而生，它喜好行动，追逐喧嚣，以永不止息的热情，牵绊着渴望的心。

无明则出自黑暗的深处，它迷乱感官、沉重心志，以愚昧、怠惰与昏沉之锁，将灵魂沉溺于无知之眠。

纯净带来喜悦的光，激情激起动荡不安，而无明遮蔽智慧之眼，引人堕入失败的深渊。

哦，王子啊！当激情与无明被超越，纯净便在心中升起；当纯净与无明被压制，激情则主宰心灵；当纯净与激情俱被吞没，无明便成为主导。

从身心诸门流出知识之光——此时纯净正居于上。

哦，印族中最贤明者！贪欲、冲动与行为的驱力，皆因激情居于心中主导。

哦，俱卢族的喜悦！当黑暗沉沉、意识停滞，愚痴迷执如云雾弥漫——那便是无明笼罩了一切。

当纯净之光掌握主宰，灵魂脱离尘身，便升入那澄澈无垢的境界——在那里，居住着洞悉至上智慧的人们。

当激情支配一切，灵魂便投生于热衷于行动的人群之中；而当无明笼罩心灵，它则堕入无知者的子宫，随业轮回。

人们说——善行所结之果，清净无瑕，纯然澄明；而激情酿成痛苦，无明则坠入黑暗之渊。

纯净孕育出智慧，激情滋生贪婪，而无明带来愚痴、迷恋与沉沉黑夜。

当纯净升起，人便向光明演化，步步高升；若是激情主导，他不升亦不降，滞于尘中；而一旦无明占据心灵，他便在黑暗中迷失方向。

当人真正明了——世间唯是三性在动，其余一切皆空，并觉悟到那超越一切显现的本体时，他便步入了我的神圣之境。

当灵魂超越了这三性——它们是生命轮回的根源——那时，他便超脱了生死、老迈与痛苦，畅饮不死的甘露，归入永恒。”

阿朱纳问道：“吾主，请告诉我，那已超越三性之人有何征兆？他如何言行？又如何生活在三性之外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说道：“哦，亲爱的王子，那人不逃避眼前的性相，也不执着于未来可能显现的状态；

他心如止水，对三性起落毫无挂碍，知晓：世间之动，皆由属性所为，如如不动。

他坦然迎接痛苦与喜悦，安住于真我之中，将泥土、石头与黄金视若等同，无所偏爱，也无所厌恶，无论褒扬或诋毁，皆不动心。

他以平视之心看待荣耀与羞辱，对朋友与敌人等量付出慈爱，抛却一切主动执念，无为而存，如实而活——这等人，便是超越三性者，自在属性之外。

那人若专心一志，只向我献上不动摇的虔诚之爱，他便能超越三性之缠缚，与那永恒不灭的存在，合而为一。

因我，乃是灵之归宿，是不死之源泉，是正法常存之地，亦是无尽喜悦之流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四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三性之道》。

## 第十五章：至尊之主



克里希纳上师说：“这现象界的造化，既如昙花般短暂，又如灵性般恒久，仿佛一棵倒植之树——它的种子植于至高之境，枝干却向下伸展，遍布尘世。圣典是它的叶，凡能明其奥义者，便通晓了宇宙的真理。

枝条上下纷披，以‘三性’为养，嫩芽乃感官所欲之境，而那深入大地的根，顺应因果之律，引人向善或堕落。

世人于此世之中，无法真见其全貌，不知其始，不明其终，亦难测其力。唯有当这棵树——连同深植地底的执著之根——被“无执之斧”果断砍断，其真实才得以显露，其自由方得以实现。

在彼岸，有一条永恒之路，一旦踏上，便再无回转之需。那是本源之神的所在，万古天地，皆从那里诞生。

智者若能破除傲慢与妄执，超越对感官之物的迷恋，摒弃欲望，将心眼安住于真我，不再随喜怒哀乐、苦乐寒暑之波摇摆，他们便会抵达——永恒之境。

在那光辉之所，无须日月星辰照耀，烈火也失其光芒；凡到达者，再无轮回之苦。因为——阿朱纳啊，那，正是我至高无上的天界本源，我真正的家！

我那永恒本体中，仅仅微小的一缕神光，便成为了宇宙万物的生命核心，它环绕自身，凝聚六感以及最后——那源于自然之心识。

当至上的主宰降临某个肉身，或从中离去，祂便收拢所有感官，一如微风穿越花丛时，悄然携走花香。

祂是耳之听、眼之见、皮之触、舌之味、鼻之嗅，更是那于心中流动的意识本身；凡感官之所乐，皆是祂在体验其中的喜悦。

凡夫不知，那生命中的临在是祂，那死亡时的离去也是祂，甚至不知道——那感受属性中欢喜的，仍是祂。唯有智慧之眼，才能看见这真相。

唯有圣者，历经艰苦的修行，才能在自我之中，静静地与祂相遇。而心无智慧者，即便竭力，也难驯其心，故无法见到那隐藏的神圣。

请铭记——那从日轮而出的光芒，照彻天地；那皎洁月辉；那熊熊燃烧的烈焰，它们皆是从我而生。

我化身进入这世间，以自身生命力，唤醒万物，使其得以呼吸、成长；我以清凉的月光滋润大地，使草木生长，生机盎然。

我化作生命之火，悄然进入万物之身，与出息与入息交融，化解百味之食，养育身心。

我安住于众生之心，记忆从我而来，智慧由我而启，明辨之光，因我而燃。我是那在经书中应被悟见者，我赋予教义以光明，也知其深藏之真义。

自然的面貌有二：一者会朽，一者不灭。世间一切有形的生命，皆归于那会凋零的范畴；而那恒常不变的本质，则属永恒不朽的存在。

但超越一切的，是我——那至高的神，那绝对自我，那永恒的主宰，我弥散于诸界之间，并护持万象，不使其倾覆。

我超越一切对‘永恒’与‘非永恒’的分判与比较，圣贤与经典皆称我为：至上人格、至高之神。

那以澄澈心眼认见我为万有之主者，便已了悟一切应知之道，并将永怀虔诚，全心全意地敬拜于我。

因此，哦，你这无染者，我已将这至神秘的智慧向你揭示。凡真正了悟此道者，将获得彻底的明智，并走向生命圆满的终点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五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至尊之主》。

## 第十六章：神性与魔性的文明



克里希纳上师说道：“无所畏惧，生活清净，心神恒久专注于智慧之道，乐于布施，克己守心，以奉献为志，勤读圣典，修习苦行，坦率真诚，不伤不欺，实话实说，远离愤怒，甘于舍离，心怀满足，行事正直，悲悯众生，不贪不执，谦和有礼，谦逊柔和，坚定不移，勇敢无畏，宽恕忍耐，洁净纯然，不怀憎恨，不抱自大——这些，皆是神性之人所具之德，哦，阿朱纳！”

而魔性之人，则以虚伪为饰，傲慢为名，狂妄为性，残忍为势，愚昧为根。神性引人解脱，魔性令众生沉沦束缚。所以莫要忧虑，王子，你天生具备神圣之质。

众生可分为两类：具神性者，与无神性者。前者我已述明，如今，说说另一种存在。

无神性者，不知应如何而行，也不懂何为舍离之道；他们不讲纯净，不守真理，不明正法，不知是非。

他们说：‘宇宙只是偶然的碰撞，没有意义，没有神明；生命源于性欲的结合，不过是欲望的结果，仅此而已。’

执持此念的灵魂已然堕落，他们是人类的敌人，智慧微弱，行为恶劣，降生于世——目的只是毁灭。

他们沉溺于无尽的欲望，虚伪自负，傲慢自大，执着于妄想——以迷惑为基石，所行一切，只为实现内心黑暗之欲图。

他们焦虑沉思，筹划着恶念重重，不知那道路通往的，唯有毁灭之终局。他们视欲望的满足为人生至高目标，看不见超越物欲的真实，眼中所求，无非是享乐与占有。

他们被虚妄的希望网住，是贪欲与怒火的奴仆，拼命积聚不义之财，只为讨好感官的贪求。

‘这财富，今日我已得；明日，我将欲意再夺；此刻我所拥有，其余的，也终将归我名下。’

‘我已击毙一敌，其他的，也将一一倒下；我是应得享乐之人，我是万能者——完美、强大、而且幸福！’

‘我富有，我出身高贵，世间谁能与我为比？我将祭祀，我会施舍，我将付出——但终究，是为我的享受。’如此自语，他们被无明所蒙蔽。

思想混乱、欲望缠身，被激情迷醉，终将堕入那地狱的深渊，恐怖无边。

他们自负、固执、傲慢、放肆，炫耀财富与施予，全然无视道义与正道的规约。

这些人因权力而傲慢，因无边的自负而膨胀，被贪欲与怒火操控，便生出了对我的憎恨——对那住在他们之中，也住在万物之中的我。

凡憎恨我者，性情残忍，堕落为人类之渣，我令其堕入无神与苦痛交织的轮回，生生世世，不得超脱。

重生之后，他们辗转于迷妄之中，一生又一生，皆远离我之光。哦，王子啊，他们永不能归向我，只会一步步堕落，化入更低等的生命之中。

地狱的门有三重：欲望、愤怒与贪婪。它们腐蚀自我，摧毁灵魂，故应远离，切莫亲近。

这三者通向黑暗之路，凡能避开者，便守护了自己的福祉，最终也将走向自由与解脱之境。

但若有人无视圣典的教诲，任凭欲望与冲动支配行止，他将远离圆满，失去喜乐，亦永远无法抵达生命的终极目标。

所以啊——每当你心中犹豫，不知某事当行与否，就让圣典成为你脚下的光，让真理引导你一生的步伐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六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神性与魔性的文明》。

## 第十七章：三重信仰之道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吾主啊，若有人行祭祀之礼，虽不依照圣典，但内心信念真诚不疑——他们的本性属于纯净、激情或无明呢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答道：“人，生来便倾向某一种属性：或是纯净，或是激情，或是无明——请静心听我细细道来。

一个人的信仰，正映照着他的本性；他之所是，正是他所信之所成。

纯净之人，虔敬真神；激情之人，崇拜财富与魔力；无明之人，则膜拜亡灵与低等自然精灵。

那些进行苦行却违背圣典之引导，为虚伪所驱，为我执所缚，被贪欲与激情之火所吞噬的人——他们活在无明中。他们折磨身体，压抑感官，也扰动了我的心——我居于其心。你应该知道：这样的人，所信所行，皆是通向邪恶之道。

正如祭祀、苦行与布施分属三性，人们所喜爱的食物，亦分为三种。听我细细道来：

那些令生命延续、使心灵纯净、增强活力、健康、愉悦与幸福的食物——它们温和可口、滋养踏实、令人舒畅。这些，是纯净之人最为钟爱的食物。

激情炽盛之人，偏爱那带有烈性之食：苦涩、辛辣、咸重、灼热、干燥、刺激——这种食物引来的是烦恼、懊悔与疾病的阴影。

而无明之人，则沉溺于腐烂与污秽，他们喜食败坏、无益、变质、肮脏的残羹冷炙——这些食物，不净亦不养。

真正纯净的祭祀，是在不贪图果报的心念中完成，依循圣典之规，并怀着坚定信仰，将献祭视作神圣职责而行。

但若祭祀之举只是为了得果，或为了炫耀自我之荣耀，哦，最尊贵的阿利安人，那样的祭祀，便是激情之性的产物。

若一场祭祀违背圣典之律，既无祷词，也无施供，心中亦无信仰之光——那便是无明的产物。

而真正的苦行，首先显现在身体的行动中：敬拜神明与真师，尊敬说法者与哲思者，持守纯净、正直、自律与不伤生——此为身体之苦行。

其次是语言的修行：言语不伤人，真实、温和、悦耳而有益，并恒常诵读圣典之言——此为语言之苦行。

而最深的修行，藏于内心：沉静、慈悲、沉默、克制与纯净——此为心灵之苦行。

这三重苦行——若以真信之心修持，不为果报、不为自利，便可称为真正的纯净之行。

若苦行裹挟着伪善的外衣，或为了炫耀自我、追求名声、虚荣的夸示，那便是激情的产物，其果报飘忽不定，短暂易散。

若苦行出自迷妄，伴随着巫法，甚至是对自己或他人的身心折磨，那便是无明所起，非光明之道。

而那种真正的布施——无求回报，心知‘此是应当所为’，选择适当之时、适当之地、赠与应得之人，这，才是纯净的施予。

若施予是为了某种结果，或心中存着得回报的期待，又或是在不情不愿中勉强布施——那么，这样的给予，正是激情之性所生。

而若布施于非时非地，或赠予不配之人，又或心怀轻视与不敬，那样的布施，源于无明之根。

‘Om Tat Sat’，这是永恒之灵的重三重圣名，古时即以此为印，确立了吠陀的经典、祭祀与神圣仪轨。

是故，一切依经典而行的祭祀、布施与修行，在真正明白灵性实相之人手中，必以一字开启：‘唵’（Om）——万始之音，灵性之源。

那些渴望获得解脱的人，在行祭祀、修苦行、行布施时，会以一字为启——‘达’（Tat），意为‘那’，即至高之彼岸，他们无所图求，只为真道而行。

而‘萨’（Sat），意味着真实、至善，哦，阿朱纳，它也象征一切充满神圣价值的行为。

对祭祀的虔诚、对苦行的执守、对布施的信念，皆可称之为‘萨’；而凡为主而行的一切善行，亦融于‘萨’之义中。

但若一个行为缺乏信心，无论它是祭祀、苦行、布施，或其他任何形式，皆名为‘阿萨’（Asat）——即‘非真实’。因为它背离了‘萨’的本质，哦，阿朱纳，这样的行为，于此生无果，于来世亦无望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七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三重信仰之道》。

## 第十八章：出离的真义



阿朱纳问道：“哦，至高的圣主，我愿明了：‘舍弃’与‘出离’之间，有何微妙之分？”

克里希纳上师答曰：“圣贤所说的出离，是放下那些由欲望驱动的行为；而舍弃，是对行为结果的完全无执。

有的哲者认为：一切行动皆应舍弃，因其本身即带来束缚；但有人说，祭祀、布施与苦行这样的善行，不可轻易放下。

哦，阿朱纳啊，你这婆罗多族中最优秀的子孙，请听我所作的判定——此道之理，可从三面而明。

祭祀、布施与苦行，不应被舍弃，反被行持，因为它们能净化内心、升华灵魂，使修道者接近觉悟之境。

但这些行为，应以无执之心、无求之意来奉行——不为果报，只为正道。这是我所给予的最终判定。

若一个人舍弃他应尽的责任，只是因为误解了其意义，那是一种无知，非真正的出离。

而若因为畏惧苦痛、担忧身体之难，而选择逃避行为本身，这是一种激情之举，它将无法带来真正出离的福报与自由。

那人履行自己的本分，因为他深知：这是应当做的事。他不为私欲所驱，不图果报，不执其行——这，便是真正纯净的出离。

那智慧之人，内心澄明、疑虑已消，以舍我之心行于世间；他不会因痛苦而退缩，亦不会因快乐而贪求，他所行之道，源自清净、无染的觉知。

然而，凡有肉身者，终不能完全离于行动；因此，放下行动的果报，就已被视作圆满的出离。

对于尚未放下欲望的人，他的行为必定结出三类果实——或善，或恶，或善恶交杂。但对于真正出离之人，无果可得，亦无果可系。

哦，伟大的战士，如今我将向你揭示：一切行为的五大根本原因，这是哲学最终的洞见。

其一，是身体；其二，是小我；其三，是器官；其四，是器官的诸种活动；其五，则是命运所设定之因缘。

不论人以身体、语言，或意念所行之事，不论其行为为善为恶，皆由此五因所成。

而那愚昧之人，心智尚未成熟，误以为一切行为皆由‘自我’独立所为——他扭曲了真理，未曾看清存在的真相。

那人若无我执、无傲慢，其智慧不染执著，即便他举刃杀敌，实则未曾真正杀害，他的行为，不会为他带来束缚。

世间之行，有三大动因：知识、知者与所知对象；而一切行为，则由行动本身、行动者与工具所构成。

知识、行为与行者，皆因所依之属性不同而有差异。请再听我道：那种智慧，能在一切生命中认出唯一不灭的本体，在分散的个体中觉知不可分割的合一，此即为真正的纯净之智。

但若那知识，将众生视为彼此分离、个体对立、界限分明，那便是源于激情的认知，非真知之光。

那种认知，盲目执着于某一概念，误以为那就是一切，却无逻辑、无真理、无洞察之光——它的根源，便是无明的黑暗。

一项行为，若是由一个无私而平静之人所行，他既不喜它，也不厌它，不挂念后果，只是因为它是本分——那便是纯净的行为，合于道义，不染于果。

若行为虽极其辛劳，却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，而行为者内心充满自我夸耀与执著，这便是出于激情，并非真正的奉献。

若行为源于迷妄，不顾灵性的影响，不顾自己的能力，也不顾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——那么，这种行为，便是无明之果，堕于昏暗之行。

当一个人无情绪牵绊、无自我执著，内具勇气与信心，不计较成功或失败——那么，他的行为，便源于纯净。

若一个人冲动易怒、贪得无厌，执念于回报，躁动不安，内心不净，常在悲喜之间起伏不定——可知他的心中，激情为王。

而那意志不定、心性低下者，顽固、自私、不诚、怀恶意，懒散怠惰、沮丧退缩、拖延不行——此人便深陷无明之夜，被黑暗束缚，不见真道。

理性与信念，如行为与知识一般，也有三性之别，阿朱纳啊——听我——道来，为你阐明。

那智慧，能洞察生命的生起与终结，明了哪些行为应为、哪些应止；能辨恐惧与无畏、识束缚与解脱——这样的智慧，乃是纯净之光，如日朗乾坤，澄明无染。

那智性，若混淆是非、善恶不明，不知当为、不知所止——它便被激情所染，纷扰不清，浮动难安。

而那被无明笼罩的智慧，将错误视为正道，颠倒黑白、扭曲认知，阿朱纳啊——这便是黑暗所支配的心智。

至于那种坚定的信念、宁静的专注，能掌控心神、调和气息、驭住感官，阿朱纳啊，这正是源自纯净本性的力量，稳如高山，不动如光。

那种信念，执著于仪式、财富与私利，只为求得回报与享受——它根源于激情，非真理之道，乃欲望之路。

而那执着于虚妄理念、沉溺于恐惧、悲苦、绝望与虚荣之中者，其信念，乃出自无明的深渊，如夜色浓重，失却方向。

听我再说三种快乐的分别：有一种快乐，初尝如毒，日后如甘露，它悄然增长，日积月累，能引人出苦海、入清明。这是真正的纯净之乐，源自智慧，稳如晨曦。

还有一种快乐，开始时如甘露般令人沉醉，因感官贪欢于所欲之境，然而终局却如毒药反噬灵魂——这，便是源于激情的快乐。

有种快乐，从始至终不过是感官的麻醉，出自懒惰、昏沉与愚昧，如梦中之甜，却远离真实——这正是无明之乐。

世间万物，无论在大地之上，或诸天之中，皆无法超越“三性”的影响——因一切都由自然之法所生、所缠、所化。

哦，阿朱纳，这世间的职责，无论是老师、战士、商人还是仆人，皆是依他们本性中主导的属性而自然确立。

对于灵性的导师来说，他的本分在于：内心宁静、克己自持、勤于修行、保持清净、怀柔宽恕、正直不偏、追求知识、领悟智慧，并深信神性之道。这是他的道，亦是他的德。

英勇无畏、荣光四照、意志坚定、技艺娴熟、慷慨施与、战场之稳、治事之能——这些便是战士的天命，皆出于其本性之中。

而农耕、养牛、经商，则是商人的正道，同样根植于他与生俱来的属性。至于仆人，其本分就是忠诚地服务，这份奉献之心，也与其天性相合。

当每一个人，都全心履行自己的职责时，便能迈向生命的圆满。听我说，阿朱纳，我要告诉你：那始终不忘本分、勤勉于职的人，是如何通达至高之道的。

当人将一切行为奉献于神，那位万有之源、无处不在的存在——他，便走上了圆满之道，归于神圣本源。

哪怕自己的职责有缺，也胜于完美地履行他人的任务。忠于本性而行其道之人，永不违道，亦无所失。

命运所赋予你的职责，即使带有缺陷，也不应弃之。因为一切行为皆非完美，正如火焰亦生烟。

那心无所执、已克服自身、欲望皆息之人，通过舍离之道，抵达彻底自由的境地，在那里，行动不留痕迹，亦不再结因。

现在，阿朱纳，我将简要告诉你——那达至圆满之人，如何进入永恒之灵，融于至上的智慧之光。

他由纯净的理智引导，勇敢地克制自我，舍弃感官之诱，斩断执著与憎恨。

他喜爱宁静独处，饮食有度，身、口、意皆在掌控之中，沉静于深深的禅定，他的内在获得了解脱，因为他的生命，充满了出离的精神。

当他舍弃了自私、权势、傲慢、愤怒与欲望，无有所执，归于宁静——他便准备好，与永恒之灵合而为一。

当他真正融入那永恒之本体，灵魂体悟真我之至福，他不再渴求，也不再悔恨，以平等之心看待万物众生，并沐浴在对我最深、最纯粹的奉爱之恩典中。

藉由这深切的奉爱，他认出真正的我——我是‘谁’，我‘即什么’。了悟真理之后，他便进入我那神圣的国度。

当他把一切行动托付于我，为我而行，以我为依，他将在我的恩典中，获得永恒而不变的生命。

所以啊——将你的一切交托于我，在我之中生活，以你的智力专注于我，你的心，时时刻刻想着我。

只要你将心安住于我，你将在我的恩典之光中，战胜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障碍。

但若你被傲慢蒙蔽，拒绝倾听真理，那么——你将迷失方向，堕入混沌之中。

若你因心中的虚妄与自负想要逃避这场战斗，你的愿望终将落空，因为自然的法则，会迫使你前行——即使你抗拒。

阿朱纳啊！你必须履行的职责，正源自你的本性；你在迷惑中抗拒的，正是你终将不得不完成之事——你无法逃避，你无法拒绝。

神栖息在一切众生之心，哦，阿朱纳！他以神秘不可测的力量，令众生如同转轮之辐条，不断旋转于生命之道，轮回不息。

以你全部的心力，奔赴祂的怀抱，全然臣服于祂——在祂的恩典之中，你将获得究竟的安宁，并归于那永恒之境、灵魂的归宿。

我已将至高的真理向你揭示，这是万法之中最深的奥秘。你已思索良久，现在，你可以随本心而行。

但，请再听我最后的话语——这是我最深处的启示，因为你是我所爱的人，是我挚友，我所言，皆为你的福祉。

将你的生命奉献于我，崇敬我，为我而施，为我而拜，向我低头——你必然归于我，我郑重承诺：你，是我所爱之人。

因此——放下世间的一切职责，将你自己完全交托于我。不要恐惧，不要忧虑——我将为你解除一切罪业。

但请谨记：这至高的秘密，不可随意言说——不可向未曾苦行之人，不具爱心、不肯聆听、或心存讥讽者讲述。

然而，若有一人将这神圣的秘密传授于我之奉爱者，他所持的是至上的奉爱，他，必归于我，不离不弃。

在人间，无人能行比此更令我喜悦的事；在这世上，也无人比他更令我所深爱。

凡人若研读我们之间这场灵性的对话，我向你保证——他即是在智慧的圣坛前，虔心敬拜于我。

是的，哪怕只是满怀信心地聆听此教法，若内心毫无怀疑，他也将从罪恶中得以解脱，并升往有德之人通过正行所抵达的光明境界。

阿朱纳啊——你是否已用心聆听我的言语？你心中的无明与迷妄，是否已然消散？”

阿朱纳回答：“我主啊！哦，永恒不变者！我的迷妄已然消散，借由你的恩典，光明在我心中升起。我的疑惑已完全净除，我站在你面前，准备履行你的神圣意志。”

山佳亚说：“我所听闻的，是那稀有而神圣、令人心灵震颤的法音——主克里希纳与伟大灵魂阿朱纳之间的对话，如甘露落心，余音绕耳。

因得圣哲广博仙人之恩，我得以亲耳聆听这至高而神秘的智慧，从那位大师——主克里希纳——一口中直接传出。

哦，大王啊，每当我忆起这段神圣不可思议的对话，心便沉浸于无尽的喜悦之中。

而当记忆一次又一次浮现出那位主的神圣容光，我的心中充满敬畏，也满溢幸福。

无论哪里有智慧之主克里希纳，无论哪里有伟大的神射手阿朱纳，我深深确信：必有吉祥、必有胜利、必有喜乐，必有正道随行。”

如此，记载于神圣之书《薄伽梵歌》中——此书乃奥义书之一，是对至高之灵之科学探索，亦是通往自我认知之艺术指引，在神圣克里希纳上师与王子阿朱纳的对话之中，第十八章完结，其名曰：《出离的真义》。

愿主克里希纳，赐你光明与安宁！



##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

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，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。

##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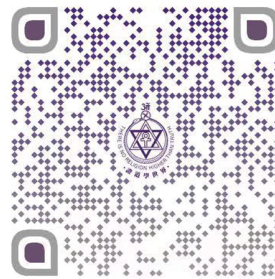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 打破種族、信仰、性別、種姓或膚色界限，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。
- 二、 鼓勵對各種宗教、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。
- 三、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。

中文網站——<https://chinesetheosophy.net/>  
英文資料網站——<https://www.theosophy.world>  
如果決定入會，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，  
直接在“聯系我們”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。  
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，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，  
請微信至**SLTS1875**或電郵至**admin@chinesetheosophy.net*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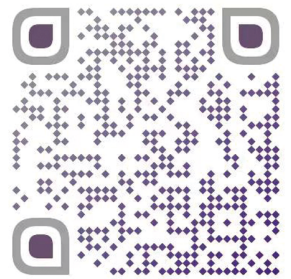
###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

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



證道學世界公眾號

公眾號ID-zheng dao xue shi jie



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

<https://chinesetheosophy.net/>

非賣品